

三國志



呂布張邈臧洪傳第七

魏書

國志七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爲主簿大見親待靈帝崩原將兵詣洛陽

英雄記曰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爲人麤略有武勇善騎射爲南縣吏受使不辭難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其前裁知書少有吏用

與何進謀誅諸黃門拜執金吾進敗董卓入京都將爲亂欲殺原并其兵衆卓以布見信於原誘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卓卓以布爲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爲父子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爲飛將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洎遇人無禮恐人謀已行止常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而褊忿不思難嘗小失意

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

詩曰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注拳力也

爲卓顧謝卓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閣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爲內應布曰柰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布遂許之手刃刺卓語在卓傳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進封溫侯共乘朝政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州人皆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

英雄記曰郭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且却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

救汜汜布遂各兩罷

布不能拒李傕等遂入長安卓死後六旬布亦敗

臣松之案英雄記曰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卓六月一日敗走時又無閏不及六旬

將數百騎出武關欲詣袁術布自以殺卓爲術報讎欲以德之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北詣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兔

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

常與其親近成廉魏越等陷鋒突陣遂破燕軍而求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紹恐還爲已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露布走河內

英雄記曰布自以有功於袁氏輕傲紹下諸將以爲攬相

署置不足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
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
於帳側僞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卧布無何出帳去而兵
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爲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
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

與張楊合紹令衆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

英雄記曰楊及部曲諸將皆受催汜購塲圖布布聞之謂
楊曰布卿州里也卿殺布於卿弱不如賣布可極得汜催
爵寵楊於是外許汜催內實保護布汜催患之更下大封
詔書以布爲潁川太守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
士多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辟公府以高第拜騎都尉遷

陳留太守董卓之亂太祖與邈首舉義兵汴水之戰邈遣衛
茲將兵隨太祖袁紹既爲盟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紹使
太祖殺邈太祖不聽責紹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
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知之益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謙勅
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呂
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
畏太祖終爲紹擊已也心不自安興平元年太祖復征謙邈
弟超與太祖將陳宮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共謀叛太祖宮說
邈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
劍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
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兗州觀天下
形勢俟時事之變通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太祖初使官

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衆東迎布爲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鄆城東阿范爲太祖守太祖引軍還與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是時歲旱蟲蝗少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太祖乃盡復收諸城擊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

英雄記曰布見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說

邈從布留超將家屬屯雍丘太祖攻圍數月屠之斬超及其家邈詣袁術請救未至自爲其兵所殺

獻帝春秋曰袁術議稱尊號邈謂術曰漢據火德絕而復

揚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公居軸處中入則享于上席出則爲衆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高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爲貳何爲捨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皆禍將溢世莊周之稱郊祭犧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鸞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爲孤犢不可得也按本傳邈詣術未至而死而此云諫稱尊號未詳孰是

備東擊術布襲取下邳備還歸布布遣備屯小沛布自稱徐州刺史

英雄記曰布初入徐州書與袁術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爲術掃滅讐恥使術明目於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兗州甫詣封部爲曹操逆所拒

破流離迸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兗州術復明目於遐邇其
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
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
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
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駱驛復致若兵器戰具
佗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造下邳 典略曰元
休名尚京兆人也尚與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
爲三休尚獻帝初爲兗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兗州
尚南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爲太尉不敢顯言私使人諷
之尚無屈意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爲術所害其
後尚喪與太傅馬日磾喪俱至京師天子嘉尚忠烈爲之
咨嗟詔百官弔祭拜子瑋郎中而日磾不與焉 英雄記

曰布水陸東下軍到下邳西四十里備中郎將丹楊許耽
夜遣司馬章誑來詣布言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益
德殺豹城中大亂不相信丹楊兵有千人屯西白城門內
聞將軍來東大小踊躍如復更生將軍兵向城西門丹楊
軍便開門內將軍矣布遂夜進晨到城下天明丹楊兵悉
開門內布兵布於門上坐步騎放火大破益德兵獲備妻
子軍資及部曲將吏士家口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
河內郝萌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事閣外同聲大
呼攻閣閣堅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爲誰直牽婦科頭袒衣
相將從溷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直排順門入順問將
軍有所隱不布言河內兒聲順言此郝萌也順卽嚴兵入
府弓弩並射萌衆萌亂走天明還故營萌將曹性反萌

與對戰萌刺傷性性斫萌一臂順斫萌首牀輿性送詣布
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謀者悉誰性言陳宮同謀時宮在
坐上面赤傍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也性言萌常以
此問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不意萌狂惑不止
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養視之創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
衆

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備備求救於布布諸將謂布曰
將軍常欲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
太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嚴步兵千騎二百
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歛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一里
安屯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
布弟也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

耳布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支
一發中者諸軍當解去不中可留決鬪布舉弓射戟正中小
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欲結
布為援乃為子索布女布許之術遣使韓胤以僭號議告布
并求迎婦沛相陳珪恐術布成婚則徐揚合從將為國難於
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讚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
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下不義
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追還
絕婚械送韓胤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太祖布不肯遣會
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往并令奉章謝恩
英雄記曰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
畜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為平東將軍封平陶

侯使人於山陽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傳陛下臣爲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分爲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爲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爲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狐自取家好金更相爲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

并以一好綬答太祖

登見太祖因陳布勇而無計輕於去就宜早圖之太祖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卽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太祖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登陰合部衆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爲卿所賣耳卿爲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爲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鷹饑則爲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怒與韓暹楊奉等連勢遣大將張勳攻布布謂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柰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軍耳策謀不素定不能相維持子登策之比之

連鷄勢不俱棲可解離也布用珪策遣人說暹奉使與巴并力共擊術軍軍資所有悉許暹奉於是暹奉從之勲大破敗九州春秋載布與暹奉書曰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元功於國當書勲竹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柰何與賊臣還共伐布布有殺董卓之功與二將軍俱爲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得書卽廻計從布布進軍去勲等營百步暹奉兵同時並發斬十將首殺傷墮水死者不可勝數 英雄記曰布後又與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旣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彊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爲悉何在足下喜爲大言

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畢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哈笑之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爲瑯琊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爲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卽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卽遣主簿齎牋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爲臧霸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

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
盼遠近自然畏服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
不從霸畏布引還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引還下邳
霸後復與布和

建安三年布復叛爲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之太祖遣夏
侯惇救備爲順所敗太祖自征布至其城下遺布書爲陳禍
福布欲降陳宮等自以負罪深沮其計

獻帝春秋曰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
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泗水中及太祖軍
攻之急布於白門樓上謂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自首當
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豈
可得全也

布遣人求救於術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
英雄記曰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
自當敗何爲復來相聞邪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爲自敗
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爲明上術乃嚴兵爲
布作聲援布恐術爲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纏女身
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
一過復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
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軍一
出官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
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爲宮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爲曹
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
愁悶不能自決魏氏春秋曰陳宮謂布曰曹公遠來勢

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爲勢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來攻城將軍爲救於外不過旬日軍食必盡擊之可破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來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公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

術亦不能救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黨但信諸將諸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敗太祖塹圍之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宋憲魏續縛陳宮將其衆降

九州春秋曰初布騎將侯成遣客牧馬十五匹客悉驅馬去向沛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成成釀五六斛酒獵得十餘頭豬未飲食先持半豬五

斗酒自入詣布前跪言間蒙將軍恩逐得所失馬諸將來相賀自釀少酒獵得豬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布禁酒卿釀酒諸將共飲食作兄弟共謀殺布邪成大懼而去棄所釀酒還諸將禮由是自疑會太祖圍下邳成遂領衆降

布與其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曰縛太急小緩之太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太祖頷之布因指備曰是兒最叵信者

英雄記曰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耳太祖曰卿背妻愛諸將婦何以爲厚布默然獻帝春秋

曰布問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園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恨不早相得故也布曰齊桓舍射鉤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力爲公前驅可乎布縛急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客我爲執虜不能一言以相寬乎太祖笑曰何不相語而訴明使君乎意欲活之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勅虜也其衆近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於是縊殺布布與宮順等皆梟首送許然後葬之

英雄記曰順爲人清白有威嚴不飲酒不受饋遺所將七破者名爲陷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

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外內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

太祖之禽宮也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宮聞孝治天下者不絕人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太祖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

魚氏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爲布畫策布每不從其計下邳敗軍士執布及宮太祖皆見之與語平生故布有求活之言太祖謂宮曰公臺卿平常自謂智計有餘今竟何如宮顧指布曰但坐此人不能從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爲禽也太祖笑曰今

日之事當云何宮曰爲臣不忠爲子不孝死自分也太祖曰卿如是柰卿老母何宮曰宮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曰若卿妻子何宮曰宮聞將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太祖未復言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趨出不可止太祖泣而送之宮不還顧宮死後太祖待其家皆厚於初

陳登者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掎角呂布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爲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

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主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此也

先賢行狀曰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博覽載籍雅有文藝舊典文章莫不貫綜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耆育孤視民如傷是時世荒民饑州牧陶謙表登爲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杭稻豐積奉使到許太祖以登爲廣陵太守令陰合衆以圖呂布登在廣陵明審賞罰威信宣布海賊薛州之羣萬有餘

戶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登曰此
可用矣太祖到下邳登率郡兵爲軍先驅時登諸弟在下
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登執意不撓進圍日
急布刺姦張弘懼於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布旣伏誅
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甚得江淮間歡心於是有吞滅江
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羣下
咸以今賊衆十倍於郡兵恐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空
城水人居陸不能久處必尋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
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滅羣狄吾旣
不能遏除凶慝何逃寇之爲邪吾其出命以報國仗義以
整亂天道與順克之必矣乃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
衝聲寂若無人登乘城望形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

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詣賊營步騎抄其後賊周章方
結陣不得還船登手執軍鼓縱兵乘之賊遂大破皆棄船
迸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數賊忿喪軍尋復大興兵向
登登以兵不敵使功曹陳矯求救於太祖登密去城十里
治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
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望火驚潰
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遷登爲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
恩德共拔郡隨登老弱繼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太守
在卿郡頻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何患無令君乎孫權遂
跨有江外太祖每臨大江而歎恨不早用陳元龍計而令
封豕養其爪牙文帝追美登功拜登息肅爲郎中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昱歷匈奴中郎將中山太原

太守所在有名

謝承漢書曰旻有幹事才達於從政爲漢良吏初從徐州從事辟司徒府除盧奴令冀州舉尤異遷揚州刺史丹揚太守是時邊方有警羗胡出寇三府舉能遷旻匈奴中郎將討賊有功徵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爲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濕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旻轉拜長水校尉終太原太守

洪體貌魁梧有異於人舉孝廉爲郎時選三署郎以補縣長琅邪趙昱爲莒長東萊劉繇下邑長東海王朗菑丘長洪

丘長靈帝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洪爲功曹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爲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已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卽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兖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剪覆四海兖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佃陳留太守邈東郡

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
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
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
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廝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

臣松之案于時此盟止有劉岱等五人而已魏氏春秋橫
內劉表等數人皆非事實表保據江漢身未嘗出境何由
得與洪同壇而盟乎

頃之諸軍莫適先進而食盡衆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
值公孫瓚之難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達而袁紹
見洪又奇重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
青州以撫其衆

九州春秋曰初平中焦和爲青州刺史是時英雄並起黃
巾寇暴和務及同盟俱入京畿不暇爲民保鄣引軍踰河
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與卓將戰於滎陽敗績黃巾遂廣
屠裂城邑和不能禦然軍器尚利戰士尚衆而耳目偵邏
不設恐動之言妄至望寇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
作陷水丸沈河令賊不得渡禱祈羣神求用兵必利蒼筮
常陳於前巫祝不去於側入見其清談干雲出則渾亂命
不可知州遂蕭條悉爲丘墟也

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徙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吾衆人以爲袁
曹方睦而洪爲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
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者但恐見禁制不相及遠耳洪聞之
果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兵又從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

不聽許超遂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
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荅曰
隔闕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
得相見其爲愴恨可爲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贖述叙禍福
公私切至所以不卽奉荅者旣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
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爲仇敵以是事人雖披
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
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
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筭
計長短辯論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
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
所荅亦冀遙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

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
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
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擲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
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
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州見侵郡將邁
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
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
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
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己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
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
壇哺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
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

禍

臣松之案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然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之事未詳

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濱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蒙虧除

臣松之案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勲首共造兵勲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於勲紹罪七也疑此是子璜也

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觀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讐懼戰

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徬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友道垂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垂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

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
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
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
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奮力作難
北鄙將告倒縣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
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
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加飛燕之屬悉
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
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
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
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
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未離努力努力夫復

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以盡外無疆
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
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
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
今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
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中分
稍以爲糜粥洪嘆曰獨食此何爲使作薄粥衆分歎之殺其
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
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幃幔大會
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
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
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爲

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同共勦力爲國除害何爲擁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爲已用乃殺之

徐衆三國評曰洪敦天下名義救舊君之危其恩足以感人情義足以勵薄俗然袁亦知己親友致位州郡雖非君臣且實盟主既受其命義不應貳袁曹方睦夾輔皇室呂布反覆無義志在逆亂而邈超擅立布爲州牧其於王法乃一罪人也曹公討之袁氏弗救未爲非理也洪本不當就袁請兵又不當還爲怨讐爲洪計者苟力所不足可奔他國以求赴救若謀力未展以待事機則宜徐更觀釁效死於超何必誓守窮城而無變通身死殄民功名不立良可哀也

洪邑人陳容少爲書生親慕洪隨洪爲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令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柰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風隕功業未遂洪以兵弱敵疆烈志不立惜

哉

萬曆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校完此

卷

夢禎識

呂布張邈臧洪傳第七

魏書

國志七

二公孫陶四張傳第八

魏書

國志八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

令音郎定反支音其兒反

為郡門下書佐

有姿儀大音聲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

典略曰瓚性辯惠每白事不肯稍入常摠說數曹事無有
志誤太守奇其才

遣詣涿郡盧植讀經後復為郡吏劉太守坐事徵詣廷尉瓚
為御車身執徒養及劉徙日南瓚具米肉於北芒上祭先人
舉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鄣氣或恐不
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慷慨而起時見者莫不歎歎劉道得
赦還瓚以孝廉為郎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
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騎曰今不衝之則
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亡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八

一

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遷爲涿令光和中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督行事傳使將之軍到薊中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丘力居等叛劫略薊中自號將軍

九州春秋曰純自號彌天將軍安定王

略吏民攻右北平遼西屬國諸城所至殘破瓚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屬國烏丸貪至王率種人詣瓚降遷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擊五六年丘力居等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既有德義昔爲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鎮撫可不勞衆而定乃以劉虞爲幽州牧

吳書曰虞東海恭王之後也遭世衰亂又與時主疏遠仕

縣爲戶曹吏以能治身奉職召爲郡吏以孝廉爲郎累遷至幽州刺史轉甘陵相甚得東土戎狄之心後以疾歸家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閭同樂共卹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殊鄉曲咸共宗之時鄉曲有所訴訟不以請吏自投虞平之虞以情理爲之論判皆大小敬從不以爲恨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爲是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會甘陵復亂吏民思虞治行復以爲甘陵相甘陵大治徵拜尚書令光祿勳以公族有禮更爲宗正 英雄記曰虞爲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害不生時隣縣接壤蝗蟲爲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 魏書曰虞在幽州清靜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官錢或一千萬或二千

萬富者以私財辦或發民錢以備之貧而清慎者無以充
調或至自殺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錢

虞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純首丘力居等聞虞至
喜各遣譯自歸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徼殺胡使胡知其情
間行詣虞虞上罷諸屯兵但留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純
乃棄妻子逃入鮮卑爲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封政爲列
侯虞以功卽拜太尉封襄賁侯

英雄記曰虞讓太尉因薦衛尉趙謨益州牧劉焉豫州牧
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爲公

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司馬瓚奮武將軍封薊侯關東義兵
起卓遂劫帝西遷徵虞爲太傅道路隔塞信命不得至袁紹
韓馥議以爲少帝制於姦臣天下無所歸心虞宗室知名民

之望也遂推虞爲帝遣使詣虞虞終不肯受紹等復勸虞領
尚書事承制封拜虞又不聽然猶與紹等連和

九州春秋曰紹馥使故樂浪太守甘陵張岐齎議詣虞使
卽尊號虞厲聲呵岐曰卿敢出此言乎忠孝之道旣不能
濟孤受國恩天下擾亂未能竭命以除國恥望諸州郡烈
義之士勦力西面接迎幼主而乃妄造逆謀欲塗汚忠臣
邪 吳書曰馥以書與袁術云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
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稱虞功德治行華夏少二當今公
室枝屬皆莫能及又云昔光武去定王五世以大司馬領
河北耿弇馮異勸卽尊號卒代更始今劉公自恭王枝別
其數亦五以大司馬領幽州牧此其與光武同是時有四
星會于箕尾馥稱讖云神人將在燕分又言濟陰男子王

定得玉印文曰虞爲天子又見兩日出於代郡謂虞當代立紹又別書報術是時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主外託公義以荅拒之紹亦使人私報虞虞以國有正統非人臣所宜言固辭不許乃欲圖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虞於是奉職修貢愈益恭肅諸外國羗胡有所貢獻道路不通皆爲傳送致之京師

虞子和爲侍中在長安天子思東歸使和僞逃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道經表術爲說天子意術利虞爲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爲書與虞虞得和書乃遣數千騎詣和瓚知術有異志不欲遣兵止虞虞不可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以自結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益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爲紹所留是時術遣孫

堅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其處術遣越與堅攻昂不勝越爲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將以報紹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範遂以渤海兵助瓚破青徐黃巾兵益盛進軍界橋典略載瓚表紹罪狀曰臣聞皇義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張化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軍袁紹托其先軌寇竊人爵旣性暴亂厥行淫穢昔爲司隸校尉會值國家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爲邪媚不能舉直至令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卓造爲亂根紹罪一也卓旣入雒而主見質紹不能權譎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逆竄逃亡忝辱爵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爲渤海太守默選戎馬當攻董卓不告父兄至使太傅門戶太僕母子一旦

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年不卹國難
廣自封殖乃多以資糧專爲不急割剥富室收考責錢百
姓吁嗟莫不痛怨紹罪四也韓馥之迫竊其虛位矯命詔
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阜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邠浪
反鄉侯印昔新室之亂漸以卽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紹
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日財貨賂遺與共飲食克期
會合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宜爲紹罪六也紹與故虎
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效又降伏張楊而以小忿
枉害於勳信用讒慝殺害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故上谷
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
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婢使紹實微賤
不可以爲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汚王爵損

辱表宗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驅走
董卓掃除陵廟其功莫大紹令周昂盜居其位斷絕堅糧
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誅紹罪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
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昔姬周
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都諸侯背叛於是齊桓立柯亭之
盟晉文爲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彰無禮
臣雖鬪茸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鈇鉞奉辭
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兵討紹等若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
桓文忠誠之効攻戰形狀前後續上遂舉兵與紹對戰紹
不勝

以嚴綱爲冀州田楷爲青州單經爲兗州置諸郡縣紹軍廣
川令將麴義先登與瓚戰生禽綱瓚軍敗走渤海與範俱還

薊於大城東南築小城與虞相近稍相恨望虞懼瓚爲變遂
舉兵襲瓚虞爲瓚所敗出奔居庸瓚攻拔居庸生獲虞執虞
還薊會卓死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遷前將軍
封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斬虞

魏氏春秋曰初劉虞和輯戎狄瓚以胡夷難禦當因不賓
而討之今加財賞必益輕漢効一時之名非久長深慮故
虞所賞賜瓚輒抄奪虞數請會稱疾不往至是戰敗虞欲
討之告東曹掾右北平人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爲
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
容忍乃止後一年攸病死虞又與官屬議密令衆襲瓚瓚
部曲放散在外自懼敗掘東城門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
戰又愛民屋敕令勿燒故瓚得放火因以精銳衝突虞衆

大潰奔居庸城瓚攻及家屬以還殺害州府衣冠善士殆
盡 典略曰瓚曝虞於市而祝曰若應爲天子者天當降
雨救之時盛暑竟日不雨遂殺虞 英雄記曰虞之見殺
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忠義憤發相與就虞罵瓚
極口然後同死

瓚上訓爲幽州刺史瓚遂驕矜記過忘善多所賊害

英雄記曰瓚統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困使在窮
苦之地或問其故荅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
皆自以爲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類多庸
兒若故卜數師劉緯臺販繒李移子賈人樂何富等三人
與之定兄弟之誓自號爲伯三人者爲仲叔季富皆巨億
或取其女以配已子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譬也

虞從事漁陽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銀等率州兵欲報瓚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共推柔爲烏丸司馬柔招誘烏丸鮮卑得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路北大破之斬丹袁紹又遣麴義及虞子和將兵與輔合擊瓚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

英雄記曰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之乃築京固守瓚別將有爲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爲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臣松之以爲童謠之言無不皆驗至如此記似若無徵謠言之作

蓋今瓚終始保易無事遠略而瓚因破黃巾之威意志張遠遂置三州刺史圖滅袁氏所以致敗也

爲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爲樓其上中塹爲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二百萬斛

英雄記曰瓚諸將家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作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

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田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矣欲以此弊紹紹遣將攻之連年不能拔

漢晉春秋曰袁紹與瓚書曰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爲旅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

赤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
輒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
親臨戰陣懼於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
孤子之咎曩也故爲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
逸矜其威詐謂天因可吞豪雄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
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已苟
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
躍馬控弦處我疆土毒偏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
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震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
機械不嚴疆弱殊科衆寡異論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
躡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斐譴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
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蜂賊以焚蕪渤海孤又

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
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爲非孤
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
尸爲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
足下書辭意婉約有改往脩來之言僕旣欣於舊好克復
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
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
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
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彊弱易謀急則曲躬緩
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爲壯士者固若此乎旣乃殘
殺老弱幽土憤怨衆叛親離不然無黨又烏丸濊貊皆與
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爲鋒銳又東西鮮

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
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
興州壤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
兵平討會翹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
鑄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耻是故
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舍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
相爲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
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
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
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士保軍內之廣
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壽之非良策也宜釋

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瓚不谷而增脩
戎備謂關靖曰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
年者明矣表本初其若我何

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瓚遣子求救於黑山賊復欲自將突
騎直出傍西南山擁黑山之衆陸梁冀州橫斷紹後長史關
靖說瓚曰今將軍將士皆已土崩瓦解其所以能相守持者
顧戀其居處老小以將軍爲主耳將軍堅守曠日表紹要當
自退自退之後四方之衆必復可合也若將軍今舍之而去
軍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草野何所成
邪瓚遂止不出

英雄記曰關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諂而無大謀特
爲瓚所信幸

救至欲內外擊紹遣人與子書刻期兵至舉火爲應

典略曰瓚遣行人文則齋書告子續曰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蹶無所聊賴汝當碎首於張燕速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獻帝春秋曰瓚夢薊城崩知必敗乃遣間使與續書紹侯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曰蓋聞在昔衰周之世僵尸流血以爲不然豈意今日身當其衝其餘語與典略所載同紹侯者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兵至遂出欲戰紹設伏擊大破之復還守紹爲地道突壞其樓稍至中京

英雄記曰袁紹分部攻者掘地爲道穿穴其樓下稍稍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所施之柱樓輒傾倒

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

漢晉春秋曰關靖曰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紹悉送其首於許

鮮于輔將其衆奉王命以輔爲建忠將軍督幽州六郡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閻柔遣使詣太祖受事遷護烏丸校尉而輔身詣太祖拜左渡遼將軍封亭侯遣還鎮撫本州

魏略曰輔從太祖於官渡袁紹破走太祖喜顧謂輔曰如前歲本初送公孫瓚頭來孤自視忽然耳而今克之此旣天意亦二三子之力

太祖破南皮柔將部曲及鮮卑獻名馬以奉軍從征三郡烏丸以功封關內侯

魏略曰太祖甚愛閻柔每謂之曰我視卿如子亦欲卿視

我如父也柔由此自託於五官將如兄弟
輔亦率其眾從文帝踐阼拜輔虎牙將軍柔渡遼將軍皆進
封縣侯位特進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

吳書曰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
四猶綴帛爲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蒼梧太
守同縣甘公出遇之塗見其容貌異而呼之住車與語甚
悅因許妻以女甘公夫人聞之怒曰妾聞陶家兒敖戲無
度如何以女許之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妻之
少好學爲諸生仕州郡舉茂才除盧令

吳書曰謙性剛直有大節少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
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恥爲之屈與
衆還城因以公事進見坐罷磐常私還入與謙飲宴或拒
不爲留常以舞屬謙謙不爲起固彊之及舞又不轉磐曰
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由是不樂卒以構隙謙在
官清白無以糾舉祠靈星有贏錢五百欲以減之謙委官
而去

遷幽州刺史徵拜議郎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西討韓遂

吳書曰會西羌寇邊皇甫嵩爲征西將軍表請武將召拜
謙揚武都尉與嵩征羌大破之後邊章韓遂爲亂司空張
溫銜命征討又請謙爲參軍事接遇甚厚而謙輕其行事
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衆辱溫溫
怒徙謙於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於公一朝
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

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温然其
言乃追還謙謙至或又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作
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温
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革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
公宜見之以慰其意時温於宮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
廷豈爲公邪温曰恭祖癡病尚未除邪遂爲之置酒待之
如初

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爲徐州刺史擊黃巾破走之董卓之亂
州郡起兵天子都長安四方斷絕謙遣使間行致貢獻遷安
東將軍徐州牧封溧陽侯是時徐州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
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廣陵太守琅邪趙昱徐方名士也
以忠直見疏

謝承漢書曰昱年十二母嘗病經涉三月昱慘戚消瘠至
目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禱泣血鄉黨稱其孝就處士東莞
綦毋君受公羊傳兼該羣業至歷年潛志不闕園圃親踈
希見其面時入定省父母須臾即還高潔廉正抱禮而立
清英儼恪莫干其志旌善以興化殫邪以矯俗州郡請召
常稱病不應國相檀謨陳遵共召不起或興盛怒終不廻
意舉孝廉除莒長宣揚五教政爲國表會黃巾作亂陸梁
五郡郡縣發兵以爲先辨徐州刺史巴祗表功第一當受
遷賞昱深以爲恥委官還家徐州牧陶謙初辟別駕從事
辭疾遜遁謙重令揚州從事會稽吳範宣旨昱守意不移
欲威以刑罰然後乃起舉茂才遷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
淮見計迸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

曹宏等讒慝小人也謙親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漸亂下邳闕宣自稱天子謙初與合從寇鈔後遂殺宣并其衆初平四年太祖征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死者萬數泗水爲之不流謙退守剡太祖以糧少引軍還吳書曰曹公父於泰山被殺歸咎於謙欲伐謙而畏其疆乃表令州郡一時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未弭或將吏不良因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衆風聲流聞震蕩城邑丘牆懼於橫暴貞良化爲羣惡此何異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佗方攜白首於山野棄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饑厄困苦亦曰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於今日然兵連衆結鋒鏑布野恐一朝解散夕見係虜是以阻兵

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還親農桑惟留常員吏以供官署慰示遠近咸使聞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版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遑啓處雖憲章勅戒奉宣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類衆殊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羣起治屯連兵至今爲患若承命解甲弱國自虛釋武備以資亂損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罷明日難必至上忝朝廷寵授之本下令羣凶日月滋蔓非所以疆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臣雖愚蔽忠恕不昭抱恩念報所不忍行輒勒部曲申令警備出芟彊寇惟力是視入宣德

澤躬奉職事異效微勞以贖罪負又曰華夏沸擾于今未
弭包茅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歎無日敢寧誠思貢獻必
至薦羞獲通然後銷鋒解甲臣之願也臣前調穀百萬斛
已在水次輒勅兵衛送曹公得謙上事知不罷兵乃進攻
彭城多殺人民謙引兵擊之青州刺史田楷亦以兵救謙
公引兵還臣松之案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尚未秉政罷
兵之詔不得由曹氏出

興平元年復東征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恐欲走歸丹楊會
張邈叛迎呂布太祖還擊布是歲謙病死

吳書曰謙死時年六十三張昭等爲之哀辭曰猗歟使君
君侯將軍膺秉懿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守以溫仁令舒
及盧遺愛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憬憬夷貊賴侯以清
蠹蠹妖寇匪侯不寧唯帝念績爵命以章旣牧且侯啓土
溧陽遂升上將受號安東將平世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
奄忽殂薨喪覆失恃民知困窮曾不旬日五郡潰崩哀我
人斯將誰仰憑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嗚呼哀哉謙二子商
應皆不仕

張揚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爲武猛從事靈帝末
天下亂帝以所寵小黃門蹇碩爲西園上軍校尉軍京都欲
以禦四方徵天下豪傑以爲偏裨太祖及袁紹等皆爲校尉
屬之

靈帝紀曰以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
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馮芳爲助軍
校尉夏牟淳于瓊爲左右校尉

并州刺史丁原遣楊將兵詣碩爲假司馬靈帝崩碩爲何進所殺楊復爲進所遣歸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董卓作亂楊遂以所將攻上黨太守於壺關不下略諸縣衆至數千人山東兵起欲誅卓袁紹至河內楊與紹合復與匈奴單于於夫羅屯漳水單于欲叛紹楊不從單于執楊與俱去紹使將麴義追擊於鄴南破之單于執楊至黎陽攻破渡遼將軍耿祉軍衆復振卓以楊爲建義將軍河內太守天子之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拜安國將軍封晉陽侯楊欲迎天子還洛諸將不聽楊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子還舊京糧乏楊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即拜爲大司馬

英雄記曰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

楊素與呂布善太祖之圍布楊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中遙爲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太祖楊將眭固殺醜將其衆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破之於大城斬固盡收其衆也典略曰固字白兔旣殺楊醜軍屯射犬時有巫誠固曰將軍字兔而此邑名犬兔見犬其勢必驚宜急移去兔不從遂戰死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爲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歲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而親愛之遣就師學爲取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稍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同郡徐榮爲董卓中

郎將薦度爲遼東太守度起玄菟小吏爲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爲伍長度到官收昭笞殺於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

魏書曰度語毅儀讖書云孫登當爲天子太守姓公孫字升濟升即登也

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二小石爲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爲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爲恐爲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

焚屍誅其宗族

晉陽秋曰敏子追求敏出塞越二十餘年不娶州里徐邈責之曰不孝莫大於無後何可終身不娶乎乃娶妻生子胤而遣妻常如居喪之禮不勝憂數年而卒胤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亡設主奉之由是知名仕至司徒臣松之案本傳云敏將家入海而復與子相失未詳其故

分遼東郡爲遼西中遼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墀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太祖表度爲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末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末寧鄉侯封

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語在武紀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恭爲遼東太守文帝踐阼遣使即拜恭爲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初恭病陰消爲闡人劣弱不能治國太和二年淵脅奪恭位明帝即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

吳書載淵表權曰臣伏惟遭天地反易遇無妄之運王路未夷傾側擾攘自先人以來歷事漢魏階緣際會爲國效節繼世享任得守藩表猶知符命未有攸歸每感厚恩頻辱顯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執拒違前使雖義無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鎮撫長存小國前後裴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勅誠聖旨彌密重統累素幽明備著所以

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晝則謳吟宵則發夢終身誦之志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革未戢人民蕩析仰此天命將有眷顧私從一隅未瞻雲日今魏家不能採錄忠善褒功臣之後乃令讒諂得行其志聽幽州刺史東萊太守誑誤之言猥興州兵圖害臣郡臣不負魏而魏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饒適齊樂毅走趙以不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陳平耿況亦覩時變卒歸於漢勒名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時不世遇是以悽悽懷慕自納望遠視險有如近易誠願神謨蚤定洪業奮六師之勢收河洛之地爲聖代宗天下幸甚 魏略曰國家知淵兩端而恐遼東吏民爲淵所誤故公文下遼東因赦之曰告遼東玄菟將校吏民逆賊孫權遭遇亂階因其先人劫略州郡遂成羣

凶自擅江表含垢藏疾冀其可化故割地王權使南面稱孤位以上將禮以九命權親义手北向稽顙假人臣之寵受人臣之榮未有如權者也狼子野心告令難移卒歸反覆背恩叛主滔天逆神乃敢僭號恃江湖之險阻王誅未加比年已來復遠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邊民無知與之交關長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沈滯津岸貿遷有無既不疑拒齎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好十室之邑猶有忠信陷君於惡春秋所書也今遼東玄菟奉事國朝紆青拖紫以千百爲數戴纒垂纓咸佩印綬曾無匡正納善之言龜玉毀於廩虎兕出於匣是誰之過歟國朝爲子大夫羞之昔狐突有言父教子貳何以事君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乃阿順邪謀脅從姦惑豈獨

父兄之教不詳子弟之舉習非而已哉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芝艾俱焚安能白別乎且又此事固然易見不及鑒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遼東君臣無怵惕之患利則義所不利貴則義所不貴此爲厭安樂之居求危亡之禍賤忠貞之節重背叛之名蠻貊之長猶知愛禮以此示人亦難爲顏且又宿舒無罪擠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泣而行及至賀死之日覆衆成山舒雖脫死魂魄離身何所逼迫乃至於此今忠臣烈將咸念遼東反覆攜貳皆欲乘桴浮海期於肆意朕爲天下父母加念天下新定旣不欲勞動干戈遠涉大川費役如彼又悼邊陲遺餘黎民迷誤如此故遣郎中衛慎邵瑁等且先奉詔示意若股肱忠良能效節立信以輔時君反邪就正

以建大功福莫大焉儻恐自嫌已爲惡逆所見染汗不敢
倡言未懷伊戚其諸與賊使交通皆赦除之與之更始
權遣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淵爲燕王淵亦恐權遠
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悉斬送彌晏等首

魏略載淵表曰臣前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甘言厚禮
以誘吳賊幸賴天道福助大魏使此賊虜暗然迷惑違戾
羣下不從衆諫承信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
臣之所執得如本志雖憂罪釁私懷幸甚賊衆本號萬人
舒綜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僞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
將萬泰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
到臣郡泰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市馬軍將賀達虞咨領
餘衆在船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衆多

見臣不便承受吳命意有猜疑懼其先作變態妄生即進
兵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其吏從兵衆皆士伍小人給
使東西不得自由面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徙充邊
城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馳行至沓使領長史柳遠設
賓主禮誘請達咨三軍潛伏以待其下又驅羣馬貨物欲
與交市達咨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
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被創赴水沒溺
者可二百餘人其散走山谷來歸降及藏竄饑餓死者不
在數中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
孫珩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策九錫什物及彌等僞
節印綬首級又曰宿舒孫綜前到吳賊權問臣家內小大
舒綜對臣有三息脩別屬亡弟權敢姦巧便擅拜命謹封

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慙爲賊權汗損所加
既行天誅猶有餘忿又曰臣父康昔殺權使結爲讐隙今
乃譎欺遣使誘致令權傾心虛國竭祿遠命上卿寵授極
位震動南土備盡禮數又權待舒綜契闊委曲君臣上下
畢歡竭情而令四使見殺梟示萬里士衆流離屠戮津渚
慙恥遠布痛辱彌天權之怨疾將刻肌骨若天衰其業使
至喪隕權將內傷憤激而死若期運未訖將播毒螫必恐
長蛇來爲寇害徐州諸屯及城陽諸郡與相接近如有船
衆後年向海門得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得備豫又曰臣門
戶受恩實深實重自臣承攝即事以來連被榮寵殊特無
量分當隕越竭力致死而臣狂愚意計迷闇不即禽賊以
至見疑前章表所陳情趣事勢實但欲罷弊此賊使困自

絕誠不敢背累世之恩附潛盜之虜也而後愛憎之人緣
事加誣僞生節目卒令明聽疑於市虎移恩改愛興動威
怒幾至沈沒長爲負忝幸賴慈恩猶垂三宥使得補過解
除愆責如天威遠加不見假借早當糜碎辱先廢祀何緣
自明建此微功臣旣喜於事捷得自申展悲於疇昔至此
變故餘怖踊躍未敢便寧唯陛下旣崇春日生全之仁除
忿塞隙抑弭纖介推今亮往察臣本心長令抱戴銜分三
泉又曰臣被服光榮恩情未報而以罪釁自招譴怒分當
即戮爲衆社戒所以越典詭常僞通於吳誠自念窮迫報
效未立而爲天威督罰所加長恐奄忽不得自洗故敢自
關替廢於一年遣使誘吳知其必來權之求郡積有年歲
初無倡荅一言之應今權得使來必不疑至此一舉果如

所規上卿大衆翕赫豐盛財貨賂遺傾國極位到見禽取
流離死亡千有餘人滅絕不反此誠暴猾賊之鋒摧矜夸
之巧昭示天下破損其業足以慙之矣臣之悽悽念效於
國雖有非常之過亦有非常之功願陛下原其踰關之愆
采其毫毛之善使得國恩保全終始矣

明帝於是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

魏名臣奏載中領軍夏侯獻表曰公孫淵昔年敢違王命
廢絕計貢者實挾兩端旣恃阻險又怙孫權故敢跋扈恣
睢海外宿舒親見賊權軍衆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
以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麗濊貊與淵爲仇並爲寇鈔今
外失吳援內有胡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惶
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禍福奉車都尉驥弘武皇

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又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將
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牛絹百匹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
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康遂稱臣妾以弘奉使
稱驥爵關內侯弘性果烈乃心於國夙夜拳拳念自竭效
冠族子孫少好學問博通書記多所關涉口論速捷辯而
不俗附依典誥若出曾臆加仕本郡常在入右彼方士人
素所敬服若當遣使以爲可使弘行弘乃自舊土習其國
俗爲說利害辯足以動其意明足以見其事才足以行之
辭足以見信若其計從雖鄙生之降齊王陸賈之說尉他
亦無以遠過也欲進遠路不宜釋騏驥將已篤疾不宜廢
扁鵲願察愚言也

使者至淵設甲兵爲軍陣出見使者又數對國中賓客出惡

言

吳書曰魏遣使者傅容聶夔拜淵爲樂浪公淵討吏從洛陽還語淵曰使者左駿伯使皆擇勇力者非凡人也淵由是疑怖容夔至住學館中淵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拜容夔大怖由是還洛言狀

景初元年乃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等齎璽書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與儉等戰儉等不利而還淵遂自立爲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侵擾北方

魏書曰淵知此變非獨出儉遂爲備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爲與國然猶令官屬上書自直於魏曰大司馬長史臣郭昕參軍臣柳浦等七百八十九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已

卯詔書伏讀懇切精魄散越不知身命所當投措昕等伏自惟省螻蟻小醜器非時用遭值千載被受公孫淵祖考以來光明之德惠澤沾渥滋潤榮華無寸尺之功有負乘之累遂蒙褒獎登名天府並以駑蹇附龍託驥紆青拖紫飛騰雲梯感恩惟報死不擇地臣等聞明君在上聽政采言人臣在下得無隱情是以因緣訴讓冒犯愬寃郡在藩表密邇不羈平昔三州轉輸費調以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國然猶跋扈虔劉邊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逮城門晝閉路無行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祖父度初來臨郡承受荒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烏合之民掃地爲業威震耀于殊俗德澤被于羣生遼土之不壞實度是賴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向不遭度則郡早爲丘墟而

民係於虜廷矣遺風餘愛永存不朽度旣薨殂吏民感慕
欣戴子康尊而奉之康踐統洪緒克壯徽猷文昭武烈邁
德種仁乃心京輦翼翼虔恭佐國平亂效績紛紜功隆事
大勲藏王府度康當值武皇帝休明之會合策明之計夾
輔漢室降身委質卑已事魏匪處小厭大畏而服焉乃慕
託高風懷仰盛懿也武皇帝亦虚心接納待以不次功無
巨細每不見忘又命之曰海北地土割以付君世世子孫
實得有之皇天后土實聞德音臣庶小大豫在下風奉以
周旋不敢失墜淵生有蘭石之姿少含愷悌之訓允文允
武忠惠且直生民欽仰莫弗懷愛淵纂戎祖考君臨萬民
爲國以禮淑化流行獨見先覩羅結遐方勤王之義視險
如夷世載忠亮不隕厥名孫權慕義不遠萬里連年遣使

欲自結援雖見絕殺不念舊怨纖纖往來求成恩好淵執
節彌固不爲利迴守志匪石確乎彌堅猶懼丹心未見保
明乃卑辭厚幣誘致權使梟截獻馘以示無二吳雖在遠
水道通利舉帆便至無所隔限淵不顧敵讐之深念存人
臣之節絕彊吳之歡昭事魏之心靈祇明鑒普天咸聞陛
下嘉美洪烈懿茲武功誕錫休命寵亞齊魯下及陪臣普
受介福誠以天覆之恩當卒終始得竭股肱永保祿位不
虞一旦橫被殘酷惟育養之厚念積累之效悲思不遂痛
切見棄舉國號咷拊膺泣血夫三軍所伐蠻夷戎狄驕逸
不虔於是致武不聞義國反受誅討蓋聖王之制五服之
域有不供職則脩文德而又不至然後征伐淵小心翼翼
恪恭于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盡忠竭節還被患禍小弁

之作離騷之興皆由此也就或佞邪盜言孔甘猶當清覽
憎而知善讒巧似直惑亂聖聽尚望文告使知所由若信
有罪當垂三宥若不改寤計功滅降當在八議而潛軍伺
襲大兵奄至舞戈長驅衝擊遼土犬馬惡死况於人類吏
民昧死挫辱王師淵雖冤枉方臨危殆猶恃聖恩悵然重
奔翼必姦臣矯制妄肆威虐乃謂臣等曰漢安帝建光元
年遼東屬國都尉龐奮受三月乙未詔書曰收幽州刺史
馮煥玄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詔書遣侍御史幽州牧
考姦臣矯制者今刺史或儻謬承矯制乎臣等議以爲刺
史興兵搖動天下殆非矯制必是詔命淵乃俛仰歎息自
傷無罪深惟土地所以養人竊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
冠釋紱逝歸林麓臣等維持誓之以死屯守府門不聽所

執而七營虎士伍部蠻夷各懷素飽不謀同心奮臂大呼
排門遁出近郊農民釋其耨耨伐薪制梃改案爲櫓奔馳
赴難軍旅行成雖蹈湯火死不顧生淵雖見孤棄怨而不
怒比遣勅軍勿得干犯及手書告語懇惻至誠而吏士凶
悍不可解散期於畢命投死無悔淵懼吏士不從教令乃
躬馳驚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所死况淵累
葉信結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興爰暨陛下榮淵累葉
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辯著廊廟勝衣舉履誦詠明文以爲
口實埋而掘之古人所恥小白重耳衰世諸侯猶慕著信
以隆霸業詩美文王作孚萬邦論語稱仲尼去食存信信
之爲德固亦大矣今吳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搖蕩無所
統一臣等每爲陛下懼此危心淵據金城之固仗和睦之

民國殷兵疆可以橫行策名委質守死善道忠至義盡爲九州表方今二敵闚闚未知孰定是之不戒而淵是害茹柔吐剛非王者之道也臣等雖鄙誠竊恥之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尚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臣等聞仕於家者二世則主之三世則君之臣等生於荒裔之土出於圭竇之中無大援於魏世隸於公孫氏報生與賜在於死力昔蒯通言直漢祖赦其誅鄭詹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頑愚不達大節苟執一介披露肝膽言逆龍鱗罪當萬死惟陛下恢崇撫育亮其控告使疏遠之臣永有保持

二年春遣太尉司馬宣王征淵六月軍至遼東

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聞魏人將討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吳人欲戮其使羊銜曰不可是

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蓋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權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也

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宣王軍至令衍逆戰宣王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宣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即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爲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脩櫓爲發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

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衆潰與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

魏略曰始淵兄晃爲恭任子在洛聞淵劫奪恭位謂淵終不可保數自表聞欲令國家討淵帝以淵已秉權故因而撫之及淵叛遂以國法繫晃晃雖有前言巽不坐然內以骨肉知淵破則已從及淵首到晃自審必死與其子相對啼哭時上亦欲活之而有司以爲不可遂殺之

張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爲羣盜在山澤間轉攻還真定衆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衆自號將兵從事與燕合燕推牛角爲帥俱攻廩陶牛角爲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今衆奉燕告曰必以燕爲帥牛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衆寢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其小帥孫輕王當等各以部衆從燕衆至百萬號曰黑山靈帝不能征河北諸郡被其害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難中郎將

九州春秋曰張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黃龍左校牛角五鹿羝根苦蠡劉石平漢大洪司隸綠城羅市雷公浮雲飛燕白爵楊鳳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萬小者不減數千靈

帝不能討乃遣使拜楊鳳爲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吏後遂彌漫不可復數 典略曰黑山黃巾諸帥本非冠蓋自相號字謂騎白馬者爲張白騎謂輕捷者爲張飛燕謂聲大者爲張雷公其饒鬚者則自稱于羗根其眼大者自稱李大目張璠漢記云又有左校郭大賢左髭丈八三部也

是後董卓遷天子於長安天下兵數起燕遂以其衆與豪傑相結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燕遣將杜長等助瓚與紹戰爲紹所敗人衆稍散太祖將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師拜平北將軍率衆詣鄴封安國亭侯邑五百戶燕薨子方嗣方薨子融嗣

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曰門下通事令史張林飛燕之曾孫

林與趙王倫爲亂未及周年位至尚書令衛將軍封郡公尋爲倫所殺

張繡武威祖厲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邊章韓遂爲亂涼州金城翹勝襲殺祖厲長劉雋繡爲縣吏間伺殺勝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爲邑中豪傑董卓敗濟與李傕等擊呂布爲卓報仇語在卓傳繡隨濟以軍功稍遷至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屯弘農士卒饑餓南攻穰爲流矢所中死繡領其衆屯宛與劉表合太祖南征軍消水繡等舉衆降太祖納濟妻繡恨之太祖聞其不悅密有殺繡之計計漏繡掩襲太祖太祖軍敗二子沒繡還保穰

傅子曰繡有所親胡車兒勇冠其軍太祖愛其健手以金與之繡聞之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反 吳書曰繡降

凌統用賈詡計乞徙軍就高道。道太祖屯中繡，又曰車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太祖信繡，皆聽之。繡乃嚴兵入屯，掩太祖。太祖不備，故敗。

太祖比年攻之不克，太祖拒表，紹於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衆降。語在詡傳。繡至，太祖執其手，與歡宴。爲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官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破羌將軍。從破袁譚於南皮，復增邑凡二千戶。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未有滿千戶者，而繡特多。從征烏丸於柳城，未至薨。謚曰定侯。

魏略曰：五官將數因請會，發怒曰：「君殺吾兄，何忍持面視人邪？」繡心不自安，乃自殺。

子泉嗣，坐與魏諷謀反，誅國除。

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脩，殺之，奪其衆。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

典略曰：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有張

角漢中有張脩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爲太平道脩爲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爲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爲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加施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爲姦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爲姦令爲鬼吏主爲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爲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爲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脩亦亡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使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

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

臣松之謂張脩是

張衡非典略之失則傳寫之誤

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爲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閭圃諫魯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爲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不稱勿爲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數萬人拒關堅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

魏名臣奏載董昭表曰武皇帝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

爲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山上諸屯旣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武皇帝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遣故大將軍夏侯惇將軍許褚呼山上兵還會前軍未還夜迷惑誤入賊營賊便退散侍中辛毗劉曄等在兵後語惇褚言官兵已據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不信之惇前自見乃還白武皇帝進兵定之幸而克獲此近事吏士所知又楊暨表曰武皇帝始征張魯以十萬之衆身親臨履指受方略因就民麥以爲軍糧張衛之守蓋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欲抽軍還言作軍三十年一朝持與人如何此計已定天祚大魏魯守自壞因以定之 世語曰魯遣五官掾降弟衛橫山築陽平城以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

祖將還西曹掾東郡郭諶曰不可魯已降留使旣未反衛雖不同偏攜可攻縣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糜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夜高祚等誤與衛衆遇祚等多鳴鼓角會衆衛懼以爲大軍見掩遂降

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圍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灌赴朴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尉喻魯盡將家出太祖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閭圃等皆爲列侯

臣松之以爲張魯雖有善心要爲敗而後降今乃寵以萬

戶五子皆封侯過矣習鑿齒曰魯欲稱王而閻圃諫止之
今封圃爲列侯夫賞罰者所以懲惡勸善也苟其可以明
軌訓於物無遠近幽深矣今閻圃諫魯勿王而太祖追封
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未流自止其此之謂
與若乃不明於此而重焦爛之功豐爵厚賞止於死戰之
士則民利於有亂俗競於殺伐阻兵杖力干戈不戢矣太
祖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雖湯武居之無以加也魏略
曰黃初中增圃爵邑在禮謂中後十餘歲病死晉書云西
戎司馬閻續圃孫也

爲子彭祖取魯女魯薨諡之曰原侯子富嗣

魏略曰劉雄鳴者藍田人也少以采藥射獵爲事常居覆
一車山下每晨夜出行雲霧中以識道不迷而時人因謂之

能爲雲霧郭李之亂人多就之建安中附屬州郡州郡表
薦爲小將馬超等反不肯從超破之後詣太祖太祖執其
手謂之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卽卿邪乃厚禮之表拜
爲將軍遣令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遂劫以反諸亡命皆
往依之有衆數千人據武關道口太祖遣夏侯淵討破之
雄鳴南奔漢中漢中破窮無所之乃復歸降太祖捉其鬚
曰老賊真得汝矣復其官徙勃海時又有程銀侯選李堪
皆河東人也興平之亂各有衆千餘家建安十六年並與
馬超合超破走堪臨陣死銀選南入漢中漢中破詣太祖
降皆復官爵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載凶
祇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於臣下皆擁據

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繡曾合羣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爲愈焉。

順治十六年八月二十日

江寧府儒學教授朱謨閱

二公爲陶四張傳卷第八

魏書

國志八

諸夏侯曹傳第九

魏書

國志九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初起惇常爲裨將從征伐太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爲司馬別屯白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太祖征陶謙留惇守濮陽張邈叛迎呂布太祖家在鄆城惇輕車往赴適與布會交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僞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柰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旣免太

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後有持質者皆當并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

孫盛曰案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自安順已降政教陵遲劫質不避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國憲者浩始復斬之故魏武嘉焉

太祖自徐州還惇從征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

魏略曰時夏侯淵與惇俱爲將軍軍中號惇爲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恚怒輒撲鏡於地

復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封高安鄉侯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轉領河南尹太祖平河北爲大將軍後拒鄴破遷伏波將軍

領尹如故使得以便宜從事不拘科制建安十二年錄惇前後功增封邑千八百戶并前二千五百戶二十一年從征孫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二十四年太祖軍擊破呂布軍於摩陂召惇常與同載特見親重出入卧内諸將莫得比也拜前將軍

魏書曰時諸將皆受魏官號惇獨漢官乃上疏自陳不當不臣之禮太祖曰吾聞太上師臣其次友臣夫臣者貴德之人也區區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惇固請乃拜爲前將軍

督諸軍還壽春徙屯召陵文帝卽王位拜惇大將軍數月薨惇雖在軍旅親迎師受業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

之於官不治產業謚曰忠侯子充嗣帝追思惇功欲使子孫
畢侯分惇邑千戶賜惇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惇弟廉及子
惇素自封列侯初太祖以女妻惇即清河公主也惇歷位侍
中尚書安西鎮東將軍假節

魏略曰惇字子林惇中子也文帝少與惇親及即位以爲
安西將軍持節承夏侯淵處都督關中惇性無武略而好
治生至大和二年明帝西征人有白惇者遂召還爲尚書
惇在西時多畜伎妾公主由此與惇不和其後羣弟不遵
禮度惇數切責弟懼見治乃共構惇以誹謗公主奏之有
詔收惇帝意欲殺之以問長水校尉京兆段默默以爲此
必清河公主與惇不睦出於譖構莫不推實耳且伏波與
先帝有定天下之功宜加三思帝意解曰吾亦以爲然乃

發詔推問爲公主作表者果其羣弟子臧子江所構也

充薨子廙嗣廙薨子劭嗣

晉陽秋曰泰始二年高安鄉侯夏侯佐卒惇之孫也嗣絕
詔曰惇魏之元功勲書竹帛昔庭堅不祀猶或悼之況朕
受禪於魏而可以忘其功臣哉宜擇惇近屬劭封之

韓浩者河內人及沛國史渙與浩俱以忠勇顯浩至中護軍
渙至中領軍皆掌禁兵封列侯

魏書曰韓浩字元嗣漢末起兵縣近山藪多寇浩聚徒衆
爲縣藩衛太守王匡以爲從事將兵拒董卓於盟津時浩
舅杜陽爲河陰令卓執之使招浩浩不從表術聞而壯之
以爲騎都尉夏侯惇聞其名請與相見大奇之使領兵從
征伐時大議損益浩以爲當急田太祖善之遷護軍太祖

欲討柳城領軍史渙以爲道遠深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
諫浩曰今兵勢彊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
此時遂除天下之患將爲後憂且公神武舉無遺策吾與
君爲中軍主不宜沮衆遂從破柳城改其官爲中護軍置
長史司馬從討張魯魯降議者以浩智略足以緩邊欲留
使都督諸軍鎮漢中太祖曰吾安可以無護軍乃與俱還
其見親任如此及薨太祖愍惜之無子以養子榮嗣史渙
字公劉少任俠有雄氣太祖初起以客從行中軍校尉從
征伐常監諸將見親信轉拜中領軍十四年薨子靜嗣
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太祖居家曾有縣官事淵代引重
罪太祖營救之得免

魏略曰時兗豫大亂淵以饑乏棄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
太祖起兵以別部司馬騎都尉從遷陳留潁川太守及與袁
紹戰於官渡行督軍校尉紹破使督兗豫徐州軍糧時軍食
少淵傳饋相繼軍以復振昌豨反遣于禁擊之未拔復遣淵
與禁并力遂擊豨降其十餘屯豨詣禁降淵還拜典軍校尉
魏書曰淵爲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故軍中爲之語曰
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

濟南樂安黃巾徐和司馬俱等攻城殺長吏淵將泰山齊平
原郡兵擊大破之斬和平諸縣收其糧穀以給軍士十四年
以淵爲行領軍太祖征孫權還使淵督諸將擊廬江叛者雷
緒緒破又行征西護軍督徐晃擊太原賊攻下二十餘屯斬
賊帥商曜屠其城從征韓遂等戰於渭南又督朱靈平隃麋
汧氏與太祖會安定降楊秋十七年太祖乃還鄴以淵行護

軍將軍督朱靈路招等屯長安擊破南山賊劉雄降其衆圍
遂超餘黨梁興於鄠拔之斬興封博昌亭侯馬超圍涼州刺
史韋康於冀淵救康未到康敗去冀二百餘里超來逆戰軍
不利汧氏反淵引軍還十九年趙衢尹奉等謀討超姜叙起
兵鹵城以應之衢等譎說超使出擊叙於後盡殺超妻子超
奔漢中還圍祁山叙等急求救諸將議者欲須太祖節度淵
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叙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
郃督步騎五千在前從陳倉狹道入淵自督糧在後郃至渭
水上超將氏羌數千逆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器械淵
到諸縣皆已降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糧
追至略陽城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氏
淵以爲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

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宜
兵得與野戰可必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輕兵步騎到長
離攻燒羌屯斬獲甚衆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
離與淵軍對陣諸將見遂衆惡之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
我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罷弊不可久賊雖衆易與
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旌麾還略陽進軍圍興國氏王千
萬逃奔馬超餘衆降轉擊高平屠各皆散走收其糧穀牛馬
乃假淵節初抱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太祖使
淵帥諸將討建淵至圍抱罕月餘拔之斬建及所置丞相巴
下淵別遣張郃等平河關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諸羌盡降隴
右平太祖下令曰宋建造爲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
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二十一年增封

三百戶并前八百戶還擊武都氏羌下辯收氏穀十餘萬斛
太祖西征張魯淵等將涼州諸將侯王已下與太祖會休亭
太祖每引見羌胡以淵畏之會魯降漢中平以淵行都護將
軍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太祖還鄴留淵守漢中卽拜淵征
西將軍二十三年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
二十四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
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郃爲備所襲
淵遂戰死謚曰愍侯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爲將當有
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
勇一匹夫敵耳淵妻太祖內妹長子衡尚太祖弟海陽哀侯
女恩寵特隆衡襲爵轉封安寧亭侯黃初中賜中子霸太和
中賜霸四弟爵皆關內侯霸正始中爲討蜀護軍右將軍進

封博昌亭侯素爲曹爽所厚聞爽誅自疑亡入蜀以淵舊勳
赦霸子徙樂浪郡

魏略曰霸字仲權淵爲蜀所害故霸常切齒欲有報蜀意
黃初中爲偏將軍子午之役霸召爲前鋒進至興世圍安
營在曲谷中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
角間賴救至然後解後爲右將軍屯隴西其養士和戎並
得其歡心至正始中代夏侯儒爲征蜀護軍統屬征西時
征西將軍夏侯玄於霸爲從子而玄於曹爽爲外弟及司
馬宣王誅曹爽遂召玄玄來東霸聞曹爽被誅而玄又徵
以爲禍必轉相及心旣內恐又霸先與雍州刺史郭淮不
和而淮代玄爲征西霸尤不安故遂奔蜀南趨陰平而失
道入窮谷中糧盡殺馬步行足破卧巖石下使人求道未

知何之蜀聞之乃使人迎霸初建安五年時霸從姝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採爲張飛所得飛知其良家女遂以爲妻產息女爲劉禪皇后故淵之初亡飛妻請而葬之及霸入蜀禪與相見釋之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兒子以示之曰此夏侯氏之甥也厚加爵寵

霸弟威官至兗州刺史

世語曰威字季權任俠貴歷荆兗二州刺史子駿并州刺史次莊淮南太守莊子湛字孝若以才博文章至南陽相散騎常侍莊晉景陽皇后姊夫也由此一門侈盛於時

威弟惠樂安太守

文章叙錄曰惠字稚權幼以才學見稱善屬奏議歷散騎黃門侍郎與鍾毓數有辨駁事多見從遷燕相樂安太守年三十七卒

惠弟和河南尹

世語曰和字義權清辯有才論歷河南尹太常淵弟三子稱第五子榮從孫湛爲其序曰稱字叔權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兒爲之渠帥戲必爲軍旅戰陳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捶衆莫敢逆淵陰竒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爲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爲布衣之交每讌會氣陵一坐辯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弟榮字幼權幼聰惠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請焉賓客

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
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竒之漢中之敗榮
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劍
而戰遂沒陣

衡薨子績嗣爲虎賁中郎將績薨子襄嗣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

魏書曰仁祖襄潁川太守父熾侍中長水校尉

少好弓馬弋獵後豪傑並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
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爲別部司馬行厲鋒校尉太祖之破表
術仁所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常督騎爲軍前鋒別攻陶謙
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卽墨開
陽謙遣別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勾

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太祖平黃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
拜廣陽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議郎督騎太祖征
張繡仁別徇旁縣虜其男女三千餘人太祖軍還爲繡所追
軍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厲將士甚奮太祖壯之遂破繡太祖
與表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潁疆諸縣多舉衆應之
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爲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
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固宜也備新
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將騎擊
備破走之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
仁擊荀於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與史渙
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旣定從圍壺關太祖令曰城拔
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

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衆少，遂爲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曰：「賊衆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等以爲仁當住溝上，爲金形勢也。仁徑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矯等初見仁

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轉封安平亭侯。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荊州，侯音以宛叛，略傍縣衆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屯樊。卽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徐晃救至，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走。仁少時不脩行檢，及長爲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鄢陵侯彰北征烏丸，文帝在東宮，爲書戒彰曰：「爲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卽王位，拜仁車騎將軍，都

督荆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二千并前三千五百戶
追賜仁父熾謚曰陳穆侯置守冢十家後召還屯宛孫權遣
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使將
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於漢北文帝遣使即拜仁大將軍
又詔仁移屯臨穎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江還屯合肥黃
初四年薨謚曰忠侯

魏書曰仁時年五十六傅子曰曹大司馬之勇賁育弗加
也張遼其次焉

子泰嗣官至鎮東將軍假節轉封寧陵侯泰薨子初嗣又分
封泰弟楷範皆爲列侯而牛金官至後將軍仁弟純

英雄記曰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兄仁別居承
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

里咸以爲能好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爲遠近
所稱年十八爲黃門侍郎二十從太祖到襄邑募兵遂常
從征戰

初以議郎參司空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表譚出戰士卒
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
懸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
也太祖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及北征三
郡純部騎獲單于踰頓以前後功封高陵亭侯邑三百戶從
征荊州追劉備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散卒進降江陵
從還譙建安十五年薨文帝卽位追謚曰威侯

魏書曰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補之太
祖難其帥純以選爲督撫循甚得人心及卒有司白選代

太祖曰純之比何可復得吾獨不中督邪遂不選

子演嗣官至領軍將軍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演薨子亮嗣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

魏書曰洪伯父鼎爲尚書今任洪爲斬春長

太祖起義兵討董卓至熒陽爲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太祖俱濟還奔譙揚州刺史陳溫素與洪善洪將家兵千餘人就溫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陽復得數千人與太祖會龍亢太祖征徐州張邈舉兗州叛迎呂布時大饑荒洪將兵在前先據東平范聚糧穀以繼軍太祖討邈布於濮陽布破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以

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天子都許拜洪諫議大夫別征劉表破表別將於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封國明亭侯累從征伐拜都護將軍文帝卽位爲衛將軍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侯益邑千戶并前二千一百戶位特進後徙封都陽侯始洪家富而性吝嗇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並救莫能得下太后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后矣於是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

魏畧曰文帝收洪時曹真在左右請之曰今誅洪洪必以真爲譖也帝曰我自治之卿何豫也會下太后責怒帝言梁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詔乃釋之猶尚沒入其財產太后又以爲言後乃還之初太祖爲司空時以已率下每

歲發調使本縣平貲于時譙令平洪貲財與公家等太祖
曰我家貲那得如子廉邪文帝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
洪不稱意及洪犯法自分必死既得原喜上書謝曰臣少
不由道過在人倫長竊非任遂蒙含貸性無檢度知足之
分而有豺狼無厭之質老悖倍貪觸突國網罪迫三千不
在赦宥當就辜誅棄諸市朝猶蒙天恩骨肉更生臣仰視
天日愧負靈神俯惟愆闕慙愧怖悸不能雉經以自裁劉
謹塗顏闕門拜章陳情

洪先帝功臣時人多爲舛望明帝卽位拜後將軍更封樂城
侯邑千戶位特進復拜驃騎將軍太和六年薨謚曰恭侯子
馥嗣侯初太祖分洪戶封子震列侯洪族父瑜修慎篤敬官
至衛將軍封列侯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年十
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吳

魏書曰休祖父嘗爲吳郡太守休於太守舍見壁上祖父
畫像下榻拜涕泣同坐者皆嘉歎焉

以太祖舉義兵易姓名轉至荊州間行北歸見太祖太祖謂
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
伐使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
之以休爲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
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
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
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
蘭大破之飛果走太祖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文

帝卽王位爲領軍將軍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薨以
休爲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駕臨送上乃下輿執手
而別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別遣兵渡江燒賊寨
湖管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
魏書曰休喪母至孝帝使侍中奪喪服使飲酒食肉休受
詔而形體益憔悴乞歸譙葬母帝復遣越騎校尉薛喬奉
詔節其憂哀使歸家治喪一宿便葬葬訖詣行在所帝見
親自寬慰之其見愛重如此

帝征孫權以休爲征東大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
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明帝卽
位進封長平侯吳將審惠屯皖休擊破之斬惠首吳將韓綜
翟丹等前後率衆詣休降增邑四百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大

司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帝爲二道征吳遣司馬宣王
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賊將僞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
宿石亭軍夜驚士卒亂棄甲兵輜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帝遣
屯騎校尉楊暨慰喻禮賜益隆休因此癱發背薨謚曰壯侯
子肇嗣

世語曰肇字長思

肇有當世才度爲散騎常侍屯騎校尉明帝寢疾方與燕王
宇等屬以後事帝意尋變詔肇以侯歸第正始中薨追贈衛
將軍子興嗣初文帝分休戶三百封肇弟纂爲列侯後爲矜
吳將軍薨追贈前將軍

張隱文士傳曰肇孫攄字頽遠少厲志操博學有才藻仕
晉辟公府歷洛陽令有能名大司馬齊王冏輔政攄與齊

人左思俱爲記室督從中郎出爲襄陽太守征南司馬值天下亂據討賊向吳戰敗死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衆爲州郡所殺

魏畧曰真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父伯南風與太祖善與平末袁術部黨與太祖攻劫太祖出爲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太祖所在答云我是也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故變其姓 魏書曰邵以忠篤有才智爲太祖所親信初平中大祖興義兵而募徒衆從太祖周旋時豫州刺史黃琬欲害太祖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

太祖哀真少孤收養與諸子同使出文帝共止常獵爲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太祖壯其驚勇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

拔之封靈壽亭侯以偏將軍將兵擊劉備別將於下辯破之拜中堅將軍從至長安領中領軍是時夏侯淵沒於陽平太祖憂之以真爲征蜀護軍督徐晃守破劉備別將高詳於陽平太祖自至漢中拔出諸軍使真屯武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文帝卽王位以真爲鎮西將軍加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錄前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耀討破之斬進等黃初三年還京都以真爲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於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大將軍加給事中七年文帝寢疾與陳羣司馬宣王等受遺詔輔政明帝卽位進封邵陵侯

臣松之案真父名邵封邵陵侯若非書誤則事不可論

遷大將軍諸葛亮圍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應亮帝遣

真督諸軍軍郿遣張郃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真進軍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平旨以亮懲於祁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四年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蜀連出侵邊境宜遂伐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也帝從其計真當發西討帝親臨送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沂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或棧道斷絕詔真還軍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

子爵關內侯各百戶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爲用真病還洛陽帝自幸其第省疾真薨謚曰元侯子爽嗣帝追思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義訓則彥皚皆爲列侯初文帝分真邑二百戶封真弟彬爲列侯

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卽位爲散騎侍郎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寵待有殊帝寢疾乃引爽入卧內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太尉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少主明帝崩齊王卽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丁謚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爲太

傳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

魏書曰爽使弟義為表曰臣亡父真奉事三朝入備冢宰出為上將先帝以臣肺腑遺緒獎飭拔擢典兵禁省進無忠恪積累之行退無羔羊自公之節先帝聖體不豫臣雖奔走侍疾嘗藥曾無精誠翼日之應猥與太尉懿俱受遺詔且慙且懼靡所底告臣聞虞舜序賢以稷契為先成湯褒功以伊呂為首審選博舉優劣得所斯誠輔世長民之大經錄勲報功之令典自古以來未之或闕今臣處閭位冠朝首顧惟越次中心愧惕敢竭愚情陳寫至實夫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齒也懿本以高明中正處上司之位名足鎮衆義足率下一也包懷大畧允文允武仍立征伐

之勲遐邇歸功二也萬里旋旆親受遺詔翼亮皇家內外所向三也加之耆艾紀綱邦國體練朝政論德則過於吉甫樊仲課功則踰于方叔召虎凡此數者懿實兼之臣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謂臣以宗室見私知進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以察臣之言臣以為宜以懿為太傅大司馬上昭陛下進賢之明中顯懿身文武之實下使愚臣免於謗誚於是帝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為詔曰昔吳漢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為大司馬名稱于今太尉體履正直功蓋海內先帝本以前後欲更其位者輒不彌久是以遲遲不施行耳今大將軍薦太尉宜為大司馬既合先帝本旨又放推讓進德尚勲乃欲明賢良辯等列順長少也雖且爽之屬宗師呂望念在引領以處其

下何以過哉朕甚嘉焉朕惟先帝固知君子樂天知命纖芥細疑不足爲忌當顧柏人彭亡之文故用低徊有意未遂耳斯亦先帝敬重大臣恩愛深厚之至也昔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以鄧禹爲太傅皆所以優崇儁乂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爲太傅

爽弟羲爲中領軍訓武衛將軍彥散騎常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闈貴寵莫盛焉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趨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叙任爲腹心颺等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宣王止之不能禁正始五年爽乃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是時關中及氏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谷行數百里

賊因山爲固兵不得進爽叅軍楊偉爲爽陳形勢宜急還不
然將敗

世語曰偉字世英馮翊人明帝治宮室偉諫曰今作宮室斬伐生民墓上松柏毀壞碑獸石柱辜及亡人傷孝子心不可以爲後世之法則

颺與偉爭於爽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乃引軍還

漢晉春秋曰司馬宣王謂夏侯玄曰春秋責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興平路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徼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引軍退費禕進兵據三嶺以截爽爽爭嶮苦戰僅乃得過所發牛馬運轉者死失畧盡羌胡怨歎而關

右悉虛耗矣

初爽以宣王年德並高恒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等進用咸共推戴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謚爲尚書晏典選舉執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宣王宣王遂稱疾避爽

初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卑下當時稱焉丁謚畢軌等旣進用數言于爽曰宣王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以推誠委之由是爽恒猜防焉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皆不復由宣王宣王力不能爭且懼其禍故避之

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爲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翫充牣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爲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健仔教習爲技擅取太樂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䟽四周數與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義深以爲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爲已發也甚不悅義或時以諫喻不納涕泣而起宣王密爲之備九年冬李勝出爲荊州刺史往詣宣王宣王稱疾困篤示以羸形勝不能覺謂之信然

魏末傳曰爽等令勝辭宣王并伺察焉宣王見勝勝自陳

無他功勞橫蒙時恩當爲本州詣閣拜辭不悟加恩得蒙引見宣王令兩婢侍邊持衣衣落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宣王持盃飲粥粥皆流出沾胷勝愍然爲之涕泣謂宣王曰今主上尚幼天下恃賴明公然衆情謂明公方舊風疾發何意尊體乃爾宣王徐更寬言才令氣息相屬說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爲之恐不復相見如何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也宣王乃復陽爲昏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愛錯亂其辭狀如荒語勝復曰當忝荊州非并州也宣王乃若微悟者謂勝曰懿年老意荒忽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刺史盛德烈壯好建功勲今當與君別自顧氣力轉微後必不更會因欲自力設薄主人生死共別令師昭兄弟結君爲友不可相舍去副

懿區區之心因流涕哽咽勝亦長歎答曰輒當承教須待勅命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太傅語言錯悞口不攝盃指南爲北又云吾當作并州吾答言當還荊州非并州也徐徐與語有識人時乃知當還爲荊州耳又欲設主人祖送不可舍去宜須待之更向爽等垂淚云太傅患不可復濟令人愴然

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

世語曰爽兄弟先是數俱出游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人者爽曰誰敢爾邪由此不復並行至是乃盡出也

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爲

念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爲念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
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門令董箕等才人侍疾
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
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
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槃牙縱恣日
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候
伺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汹汹人懷危懼陛下但爲
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
雖朽邁敢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
世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
等皆以爽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
太后令勅臣如奏施行臣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
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
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

世語曰初宣王勅兵從闕下趨武庫當爽門人逼車住爽
妻劉怖出至廳事謂帳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
曰夫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孫謙在後牽止
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宣王遂得過去
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

王寶晉記曰爽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甲兵
數千人以爲衛 魏末傳曰宣王語弟宇陛下在外不可
露宿促送帳幔太官食具詣行在所

大司農沛國相範聞兵起不應太后召矯詔開平昌門拔取
劔戟略將門候南奔爽宣王知曰範畫策爽必不能用範計

魏志九
二十
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決範重謂義
曰當今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持質一人尚欲
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者義猶不能納
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使早自歸罪爽於是遣允泰詣宣
王歸罪請死乃通宣王奏事

干寶晉書曰栢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
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 世語曰宣王使
許允陳泰解語爽蔣濟亦與書達宣王之旨又使爽所信
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爲誓爽信之
罷兵 魏氏春秋曰爽既罷兵曰我不失作富家翁範哭
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
遂免爽兄弟以侯還第

魏末傳曰爽兄弟歸家勅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圍
爽第四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爽計窮
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
還聽事上與兄弟共議未知宣王意深淺作書與宣王曰
賤子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分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于
今未反數日乏匱當煩見餉以繼旦夕宣王得書大驚卽
答書曰初不知乏糧甚懷蹶踏令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
豉大豆尋送爽兄弟不達變數卽便喜歡自謂不死

初張當私以所擇才人張何等與爽疑其有姦收當治罪當
陳爽與晏等陰謀反逆並先習兵須三月中欲發於是收晏
等下獄會公卿朝臣廷議以爲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
誅爽以支屬世蒙殊寵親受先帝握手遺詔託以天下而

藏禍心蔑棄顧命乃與晏颺及當等謀圖神器範黨同罪人皆爲大逆不道於是收爽義訓晏颺謚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三族

魏畧曰鄧颺字玄茂鄧禹後也少得士名於京師明帝時爲尚書郎除洛陽令坐事免拜中郎又入兼中書郎初颺與李勝等爲浮華友及在中書浮華事發被斥出遂不復用正始初乃出爲潁川太守轉大將軍長史遷侍中尚書颺爲人好貨前在內職許臧艾授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故京師爲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每所薦達多如此比故何晏選舉不得人頗由颺之不公忠遂同其罪蓋由交友非奇才魏略曰丁謐字彥靖父斐字文侯初斐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

原宥爲典軍校尉總攝內外每所陳說多見從之建安末從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爲人所白被收送獄奪官其後太祖問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亦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太祖笑顧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聽用如初後數歲病亡謐少不肯交游但博觀書傳爲人沈毅頗有才畧太和中常住鄴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謐已得直開門入謐望見王交脚卧而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何等人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言明帝收謐繫鄴獄以其功臣子原出後帝聞其有父風召拜度支郎中曹爽宿與相親時爽爲武

衛將軍數爲帝稱其可大用會帝崩爽輔政乃拔謚爲散
騎常侍遂轉尚書謚爲人外似踈略而內多忌其在臺閣
數所彈駁臺中患之事不得行又其意輕貴多所忽略雖
與何晏鄧颺等同位而皆少之唯以勢屈於爽爽亦敬之
言無不從故于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
一狗馮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
言三狗皆欲噬人而謚尤甚也奏使郭太后出居別宮及
遣樂安王使北詣鄴又遣文欽令還淮南皆謚之計司馬
宣王由是特深恨之 畢軌字昭先父字子禮建安中爲
典農校尉軌以才能少有名聲明帝在東宮時軌在文學
中黃初末出爲長史明帝卽位入爲黃門郎子尚公主居
處殷富遷并州刺史其在并州名爲驕豪時雜虜數爲暴

害吏民軌輒出軍擊鮮卑軻比能夫利中護軍蔣濟表曰
畢軌前失旣往不咎但恐是後難可以再凡人材有長短
不可彊成軌文雅志意自爲美器今失并州換置他州若
入居顯職不毀其德於國事實善此安危之要唯聖恩察
之至正始中人爲中護軍轉侍中尚書遷司隸校尉素與
曹爽善每言於爽多見從之 李勝字公昭父休字子朗

有智略張魯前爲鎮北將軍休爲司馬家南鄭時漢中有
其露降子朗見張魯精兵數萬人有四塞之固遂建言赤
氣爰衰黃家當興欲魯舉號魯不聽會魯破太祖以其勸
魯內附賜爵關內侯署散官騎從詣鄴至黃初中仕歷上
黨鉅鹿二郡太守後以年老還拜議郎勝少游京師雅有
才智與曹爽善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窻八達各

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原禁錮數歲帝崩曹爽輔政勝爲洛陽令夏侯玄爲征西將軍以勝爲長史玄亦宿與勝厚駱谷之役議從勝出由是司馬宣王不悅於勝累遷熒陽太守河南尹勝前後所宰守未嘗不稱職爲尹歲餘廳事前屠蘇壞令人更治之小材一枚激墮正槌受符吏石虎頭斷之後旬日遷爲荊州刺史未及之官而敗也 相範字元則世爲寇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爲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明帝時爲中領軍尚書遷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鄴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爲岐所奏不直坐免還復爲兖州刺史快快不得意又聞當轉爲冀州牧是時冀州統屬鎮北而鎮北將軍呂昭才實仕

進本在範後範謂其妻仲長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爲呂子展屈也其妻曰君前在東坐欲擅斬徐州刺史衆人爲君難爲作下今復羞爲呂屈是復難爲作上也範忿其言觸實乃以刀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範亦竟稱疾不赴冀州正始中拜大司農範前在臺閣號爲曉事及爲司農又以清省稱範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蔣濟爲太尉嘗與範會社下羣卿列坐有數人範懷其所撰欲以示濟謂濟當虛心觀之範出其書以示左右左右傳之示濟濟不肯視範心恨之因論他事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輩何似邪濟性雖彊毅亦知範剛毅睨而不應各罷範於沛郡仕次在曹真後于時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

不甚親也及宣王起兵閉城門以範爲曉事乃指召之欲使領中領軍範欲應召而其子諫之以爲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疑有頃兒又促之範欲去而司農承吏皆止範範不從乃突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呼之舉手中板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言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逆側範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徵四方以自輔爽疑義又無言範自謂義曰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邪於今日卿等門戶倒矣俱不言範又謂義曰卿別營近在關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

義兄弟默然不從中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謂諸從羣臣曰我度太傅意亦不過欲令我兄弟向已也我獨有以不合於遠近耳遂進謂帝曰陛下作詔免臣官報皇太后令範知爽首免而已必坐唱義也範乃曰老子今茲坐卿兄弟族矣爽等既免帝還宮遂令範隨從到洛水浮橋北望見宣王下車叩頭而無言宣王呼範姓曰桓大夫何爲爾邪車駕入宮有詔範還復位範詣闕拜章謝待報會司蕃詣鴻臚自首具說範前臨出所道宣王乃忿然曰誣人以反於法何應主者曰科律反受其罪乃收範於闕下時人持範甚急範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世語曰初爽夢二虎銜雷公雷公若二升椀放著庭中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丞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爽將

以兵亡不出旬日。漢晉春秋曰安定皇甫謐以九年冬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衆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彊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謐曰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於彊昔漢之間尸之况爽兄弟乎。世語曰初爽出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事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爽誅擢爲御史中丞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爽不從有司奏綜導爽反宣王曰各爲其主也宥之以爲尚書郎芝字世英扶風人也以後仕進至特進光祿大夫綜字初伯後爲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長史。臣松之案

夏侯湛爲芝銘及干寶晉紀並云爽旣誅宣王卽擢芝爲并州刺史以綜爲安東參軍與世語不同。嘉平中紹功臣世封真族孫熙爲新昌亭侯邑三百戶以奉真後。

干寶晉紀曰蔣濟以曹真之勲力不宜絕祀故以熙爲後濟又病其言之失信於爽發病卒。

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爲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晏字平叔魏畧曰太祖爲司空時納晏母并收養晏其時秦宜祿兒阿蘇亦隨母在公家並見寵如公子蘇卽朗也蘇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嘗謂之爲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

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爲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
以才能故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前以尚主得
賜爵爲列侯又其母在內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
步顧影晏爲尚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
魏末傳曰晏婦金鄉公主卽晏同母妹公主賢謂其母沛
王太妃曰晏爲惡日甚將何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妬晏耶
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母歸藏其
子王宮中向死者搏頰乞白活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
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爲沛王故特原不殺
魏氏春秋曰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
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
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已也初宣
王使晏與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與以獲宥宣王曰凡有
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
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 臣松之案魏末傳云晏取其同
母妹爲妻此縉紳所不忍言雖楚王之妻嫂不是甚也已
設令此言出於舊史猶將莫之或信況底下之書乎案諸
王公傳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晏母姓尹公主若與沛王
同生焉得言與晏同母 皇甫謐列女傳曰爽從弟文叔
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
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以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
聞卽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
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彊迎令女歸時文寧爲梁相憐

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與其意沮迺微使人諷之令女
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
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發
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
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辛苦迺爾且夫家
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
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
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乎司馬宣王聞而嘉之聽使
乞子字養爲曹氏後名顯于世

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文帝與之親友

魏書曰尚有籌畫智畧文帝器之與爲布衣之交

太祖定冀州尚爲軍司馬將騎從征伐後爲五官將文學魏
國初建遷黃門侍郎代郡胡叛遣鄢陵侯彰征討之以尚參
彰軍事定代地還太祖崩於洛陽尚持節奉梓宮還鄴并錄
前功封平陵亭侯拜散騎常侍遷中領軍文帝踐阼更封平
陵鄉侯遷征南將軍領荊州刺史假節都督南方諸軍事尚
奏劉備別軍在上庸山道險難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潛行出
其不意則獨克之勢也遂勒諸軍擊破上庸平三郡九縣遷
征南大將軍孫權雖稱藩尚益脩攻討之備權後果有貳心
黃初三年車駕幸宛使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江陵權將諸
葛瑾與尚軍對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軍於江中尚夜多
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
船水陸並攻破之城未拔會大疫詔勅尚引諸軍還益對六
百戶并前千九百戶假鉞進爲牧荊州殘荒外接蠻夷而與

吳阻漢水爲境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餘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五年徙封昌陵鄉侯尚有愛妾嬖幸寵奪適室適室曹氏女也故文帝遣人絞殺之尚悲感發病恍惚旣葬埋妾不勝思見復出視之文帝聞而恚之曰杜襲之輕薄尚良有以也然以舊臣恩寵不衰六年尚疾篤還京都帝數臨幸執手涕泣尚薨謚曰悼侯

魏書載詔曰尚自少侍從盡誠竭節雖云異姓其猶骨肉是以入爲腹心出當爪牙智畧深敏謀謨過人不幸早殞命也柰何贈征南大將軍昌陵侯印綬

子玄嗣又分尚戶三百賜尚弟子奉爵關內侯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爲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爲羽林監正始初曹爽輔政玄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

世語曰玄世名知人爲中護軍拔用武官參戟牙門無非俊傑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爲後式

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爲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本而干勢馳騫之路開下踰其叙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

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脩已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

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爲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脩而事不煩夫事簡業脩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叙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

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偽滋長矣先王
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
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脩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
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
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
卒復可羸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
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
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
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
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
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
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

嗣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
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
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
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
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
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
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效功之敘也若經制一定
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
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
費在於此矣又以爲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
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
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

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絲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刑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

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玄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衆矣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頃之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

魏畧曰玄旣遷司馬景王代爲護軍護軍總統諸將任主

武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蔣濟爲護軍時
有謠言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與濟善
間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則不
行遂相對歡笑玄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景王之代玄
整頓法令人莫犯者

與曹爽共興駱谷之役時人譏之爽誅徵玄爲大鴻臚數年
徙太常玄以爽抑絀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爲大將軍
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玄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
謀欲以玄輔政豐旣內握權柄子尚公主又與緝俱馮翊人
故緝信之豐陰令弟兖州刺史翼求入朝欲使將兵入并力
起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
軒諸門有陛兵誅大將軍以玄代之以緝爲驃騎將軍豐密
譖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宐從僕射劉賢等曰卿諸人
居內多有不法大將軍嚴毅累以爲言張當可以爲誠鑠等
皆許以從命

魏書曰玄素貴以爽故廢黜居常怏怏不得意中書令李
豐與玄及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陰謀爲亂緝與豐同郡傾
巧人也以東莞太守召爲后家亦不得意故皆同謀初豐
自以身處機密息韜又以列侯給事中尚齊長公主有內
外之重心不自安密謂韜曰玄旣爲海內重人加以當大
任年時方壯而永見廢又親曹爽外弟於大將軍有嫌吾
得玄書深以爲憂緝有才用棄兵馬大郡還坐家巷各不
得志欲使汝以密計告之緝嘗病創卧豐遣韜省病韜屏
人語緝曰韜尚公主父子在機近大將軍秉事常恐不見

明信太常亦懷深憂君侯雖有后父之尊安危未可知皆與韜家同慮者也韜父欲與君侯謀之緝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焉所逃此大事不捷卽禍及宗侯韜於是往報豐密語黃門監蘇鑠等蘇鑠等答豐惟君侯計豐言曰今拜貴人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便共迫脅將羣寮人兵就誅大將軍卿等當共密白此意鑠等曰陛下儻不從人柰何豐等曰事有權宜臨時若不信聽便當劫將去耳那得不從鑠等許諾豐曰此族滅事卿等密之事成卿等皆當封侯常侍也豐復密以告玄緝緝遣子邈與豐相結同謀起事 世語曰豐遣子韜以謀報玄玄曰宜詳之耳而不以告也

大將軍微聞其謀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卽殺之

世語曰大將軍聞豐謀舍人王羨請以命請豐豐若無備情屈勢迫必來若不來羨一人足以制之若知謀泄以衆挾輪長戟自衛徑入雲龍門挾天子登陵雲臺臺上有三千人仗鳴鼓會衆如此羨所不及也大將軍乃遣羨以車迎之豐見劫迫隨羨而二 魏氏春秋曰大將軍責豐豐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大將軍怒使勇士以刀環築豐腰殺之 魏略曰豐字安國故衛尉李義子也黃初中以父任召隨軍始爲白衣時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爲清白識別人物海內翕然莫不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日隆其父不願其然遂令閉門勅使斷客初明帝在東宮豐在文學中及卽尊位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

者是時豐爲黃門郎明帝問左右安國所在左右以豐對
帝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後轉騎都尉給事中帝崩後爲
永寧太僕以名過其實能用少也正始中遷侍中尚書僕
射豐在臺省常多託疾時臺制疾滿百日當解祿豐疾未
滿數十口輒暫起已復卧如是數歲初豐子韜以選尚公
主豐雖外辭之內不甚憚也豐弟翼及偉仕數歲間並歷
郡守豐嘗於人中顯誠二弟言當用榮位爲及司馬宣王
父病偉爲二千石荒於酒亂新平扶風二郡而豐不召衆
人以爲恃寵曹爽專政豐依違二公間無有適莫故于時
有謗書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
如游光其意以爲豐雖外示清淨而內圖事有似於游光
也及宣王奏誅爽住車闕下與豐相聞豐怖遽氣索足委

地不能起至嘉平四年宣王終後中書令缺大將軍諮問
朝臣誰可補者或指向豐豐雖知此非顯選而自以連婚
國家思附至尊因伏不辭遂奏用之豐爲中書二歲帝比
每獨召與語不知所說景王知其議已請豐豐不以實告
乃殺之其事祕豐前後仕歷二朝不以家計爲意仰俸廩
而已韜雖尚公主豐常約勅不得有所侵取時得賜錢帛
輒以外施親族及得賜官人多與子弟而豐皆以與諸外
甥及死後有司籍其家家無餘積魏氏春秋曰夜送豐
尸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狀告且
勅之乃受帝怒將問豐死意太后懼呼帝入乃止遣使收
翼世語曰翼後妻散騎常侍荀廙姊謂翼曰中書事發
可及書未至赴吳何爲坐取死亡左右可共同赴水火者

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二兒必免果如翼言翼子斌楊駿外甥也晉惠帝初爲河南尹與駿俱死見晉書

事下有司收玄緝鑠敦賢等送廷尉

世語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辭卿爲令史責人也卿便爲吾作毓以其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頷之而已毓弟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不受孫盛雜語曰玄在囹圄會因欲狎而友玄玄正色曰鍾君何相偏如此也

廷尉鍾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

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以爲豐等各受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備世臣並居列位而包藏禍心構圖凶逆交關閹豎授以姦計畏憚天威不敢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京室顛危社稷毓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原其三子死命於是豐玄緝敦賢等皆夷三族

魏書曰豐子韜以尚主賜死獄中

其餘親屬徙樂浪郡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時年四十六

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蓄華妍魏氏春秋曰

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容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薨許允謂玄曰無復憂矣玄歎曰

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
主不吾容也玄嘗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
咸傳於世玄之執也魏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
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
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衆賓客咸越席而迎大將軍由
是惡之 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以爲關
中都督至十年爽誅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
以六年亡玄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
事斯近妄不實

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爲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
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
書以玄爲大將軍允爲大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

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卽投書燒之不以
開呈司馬景王後豐等事覺徙允爲鎮北將軍假節督河北
諸軍事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道死

魏略曰允字士宗世冠族父攄仕歷典農校尉郡守允少
與同郡崔贊俱發名於冀州召入軍明帝時爲尚書選曹
郎與陳國袁侃對同坐職事皆收送獄詔旨嚴切當有死
者正直者爲重允謂侃曰卿功臣之子法應入議不憂死
也侃知其指乃爲受重允刑竟復吏出爲郡守稍遷爲侍
中尚書中領軍允聞李豐等被收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
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訖大將軍聞允前遽怪
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爲忽忽乎是時朝臣遽
者多耳而衆人咸以爲意在允也會鎮北將軍劉靜卒朝

廷以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外舍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畫行也允心甚悅與臺中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兄子素頗聞衆人說允前見嫌意戒允但當趣耳用是爲邪允曰卿俗士不解我以榮國耳故求之帝以允當出乃詔會羣臣羣臣皆集帝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爲侍中顧當與帝別涕泣歔會訖罷出詔促允令去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廚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故遂收送廷尉考問竟故減死徙邊允以嘉平六年秋徙妻子不得自隨行道未到以其年冬死 魏氏春秋曰允爲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

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賜之允之出爲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于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傳於世允妻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妻遣婢覘之云有客姓相妻曰是必相範將勸使入也旣而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妻捉裾留之允顧謂婦曰婦有四

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
曰皆備婦曰士有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
皆備允有慙色知其非凡遂雅相親重生二子竒猛少有
令聞允後爲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神色
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預諸兒事後移
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藝德能及父當收兒以語
母母答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曾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
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命具以
狀對卒免其禍皆母之教也雖會之識鑒而輸賢婦之智
也果慶及後嗣追封子孫而已世語曰允二子竒字子
泰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才學晉元康中竒爲司隸校尉猛
幽州刺史傅暢晉諸公讚曰猛禮樂儒雅當時最優竒

子遐字思祖以清尚稱位至侍中猛子式字儀祖有才幹
至濮陽內史平原太守

清河王經亦與允俱稱異州名士甘露中爲尚書坐高貴鄉
公事誅始經爲郡守經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
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
以致敗書大后典

世語曰經字彥偉初爲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
匹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問歸狀經以實對母
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經爲
司隸校尉辟河內向雄爲都官從事王業之出不申經竟
以及難經刑於東市雄哭之感動一市刑及經母雍州故
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焉漢晉春秋曰經被收辭母母

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晉武帝太始元年詔曰故尚書王經雖身陷法辟然守志可嘉門戶埋沒意常愍之其賜經孫郎中

允友人同郡崔贊亦嘗以處世太盛戒允云

荀綽異州記曰贊子洪字良伯清恪有匪躬之志為晉吏部尚書大司農

評曰夏侯曹氏世為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並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勲業咸有效勞爽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諸夏侯曹傳卷第九

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

魏書

國志十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當漢順相之間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八龍彧父緄濟南相叔父爽司空

續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為師為朗陵侯相號

稱神君 張璠漢紀曰淑博學有高行與李固李膺同志

友善拔李昭於小吏友黃叔度於幼童以賢良方正徵對

策譏切梁氏出補朗陵侯相卒官八子儉緄靖燾詵爽肅

專音敷爽字慈明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耽思經典不

應徵命積十數年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

詔下郡即拜平原相行至苑陵又追拜光祿勳視事三日

策拜司空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叔舊居西豪

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爲高陽里
靖字叔慈亦有至德名幾亞爽隱居終身皇甫謐逸士
傳或問許子將靖與爽孰賢子將曰二人皆王也慈明外
朗叔慈內潤

或年少時南陽何顒異之曰王佐才也
典略曰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
以與或父緄慕衡勢爲或娶之或爲論者所譏臣松之
案漢記云唐衡以栢帝延熹七年死計或于時年始二歲
則或婚之日衡之没久矣慕勢之言爲不然也臣松之又
以爲緄八龍之一必非苟得也將有逼而然何云慕勢
哉昔鄭忽以違齊致譏雋生以拒霍見美致譏在於失援
見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耳至於閹

豎用事四海屏氣左愴唐衡殺生在口故于時諺云左廻
天唐獨坐言威權莫二也順之則六親以安忤違則大禍
立至斯誠以存易亡蒙恥期全之日昔蔣詡姻于王氏無
損清高之操緄之此婚庸何傷乎

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元父令
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爲兵衝
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
騎迎之莫有隨者或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待
或以上賓之禮或弟謀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爲紹所任或度
紹終不能成大事時太祖爲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或
去紹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
九是時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問或或曰卓暴虐已甚必以

亂終無能爲也卓遣李催等出關東所過虜略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略明年太祖領兗州牧後爲鎮東將軍或常以司馬從興平元年太祖征陶謙任或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潛迎呂布布既至邈乃使劉翊告或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或知邈爲亂卽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太祖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或或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

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太祖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太祖軍乘氏大饑人相食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

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
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
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

臣松之以爲于時徐州未平兗州又叛而云十萬之衆雖
是抑抗之言要非寡弱之稱益知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

蒲萬也

前討徐州威罰實行

曹瞞傳云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
間遇太祖至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水爲不流陶謙帥
其衆軍武原太祖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
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

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
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
之太祖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兗州遂
平建安元年太祖擊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議
奉迎都許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
張楊未可卒制或勸太祖曰昔高祖東伐爲義帝縞素而天
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
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
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
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
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
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爲害若不時定四方

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
太祖大將軍進或爲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
典略曰或折節下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
或有羣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或以君當事不可不以某
爲議郎邪或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來言衆人其謂
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類此
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或籌焉
典略曰或爲人偉美又平原禰衡傳曰衡字正平建安初
自荊州北游許都恃才傲逸臧否過差見不如已者不與
語人皆以是憎之唯少府孔融高貴其才上書薦之曰淑
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
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心計安

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衡時年二十四是時許都雖
新建尚饒人士衡嘗書一刺懷之字漫滅而無所適或問
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
兒輩也又問曰當今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兒有孔文舉
小兒有楊德祖又問曹公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
稱曹公不甚多又見荀有儀容趙有腹尺因答曰文若可
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其意以爲荀但有兒趙健
啖肉也於是衆人皆切齒衡知衆不悅將南還荊州裝束
臨發衆人爲祖道先設供帳於城南自共相誡曰衡數不
遜今因其後到以不起報之及衡至衆人皆坐不起衡乃
號咷大哭衆人問其故衡曰行屍柩之間能不悲乎衡南
見劉表表甚禮之將軍黃祖屯夏口祖子射與衡善隨到

夏口祖嘉其才每在坐席有異賓介使與衡談後衡驕蹇
荅祖言俳優饒言祖以爲罵已也大怒顧伍伯捉頭出左
右遂扶以去拉而殺之 臣松之以本傳不稱或容貌故
載典略與衡傳以見之又潘勗爲或碑文稱或瓌姿奇表
張衡文士傳曰孔融數薦衡於太祖欲與相見而衡疾惡
之意常憤滿因狂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太祖聞其名圖
欲辱之乃錄爲鼓吏後至八月朝大宴賓客並會時鼓吏
擊鼓過皆當脫其故服易着新衣次衡衡擊爲漁陽參搥
容態不常音節殊妙坐上賓客聽之莫不慷慨過不易衣
吏呵之衡乃當太祖前以次脫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禪
冒畢復擊鼓參搥而顏色不忤太祖大笑告四坐曰本欲
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參搥自衡造也融深責數衡

并宣太祖意欲令與太祖相見衡許之曰當爲卿往至十
月朝融先見太祖說衡欲求見至日晏衡著布單衣疏巾
履坐太祖營門外以杖捶地數罵太祖太祖勅外廐急具
精馬三匹并騎二人謂融曰禰衡豎子乃敢爾孤殺之無
異於雀鼠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人將謂
孤不能容今送與劉表視卒當何如乃令騎以衡置馬上
兩騎扶送至南陽 傅子曰衡辯於言而剋於論見荊州
牧劉表曰所以自結於表者甚至表悅之以爲上賓衡稱
表之美盈口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於是左右因形而譖
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爲不能斷終不濟
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不詳察
遂疏衡而逐之衡以交絕於劉表智窮於黃祖身死名滅

爲天下笑者譖之者有形也

太祖問或誰能代卿爲我謀者或言荀攸鍾繇先是或言策謀士進戲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太祖以或爲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唯嚴象爲揚州韋康爲涼州後敗亡

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瞻智以督軍御史中丞詣揚州討袁術會術病卒因以爲揚州刺史建安五年爲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時年三十八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唯以示象

康字元將亦京兆人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真實文愍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端從涼州牧徵爲太僕康代爲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爲馬

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爲超所殺仲將名誕見劉

邵傳

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旣并河朔天下畏其彊太祖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而繡敗太祖軍於宛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衆皆謂以失利於張繡故也鍾繇以問或或曰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慮則見太祖問之太祖乃以紹書示或或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或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苟非其人雖彊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

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
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
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
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
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彊其何能爲太祖悅或曰
不先取岳瀋河北亦未易圖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
侵擾關中亂羗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
五也爲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
超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
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
以西事則公無憂矣三年太祖既破張繡東禽呂布定徐州
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或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

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
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
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
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爲變顏良
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五年與紹連戰太祖保官
渡紹圍之太祖軍糧方盡書與或議欲還許以引紹或曰今
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
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
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
也太祖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
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
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或所策六年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

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討劉表或曰
今紹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漢若
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太祖復次于河上
紹病死太祖渡河擊紹子譚尚而高幹郭援侵略河東關右
震動繇繇帥馬騰等擊破之語在繇傳八年太祖錄或前後
功表封或為萬歲亭侯或別傳載太祖表曰臣聞慮為功首謀為賞本野績不越
廟堂戰多不踰國勲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士
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或積德累
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游征
伐與或戮力同心左右王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或之功
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或左右機

忠恪祗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或之
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勲或固辭無野戰之勞不通太祖
表太祖與或書曰與君共事已來立朝廷君之相為匡弼
君之相為舉人君之相為建計君之相為密謀亦以多矣
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或乃受九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
九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
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太祖將從之或言曰若是則冀州當
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眾前日公破袁尚
禽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眾也
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
今聞此以為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善守者轉相脅為
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下

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脩復舊京南臨荊州
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
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太祖遂寢九州議是時荀攸常爲謀
主或兄行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太祖之征袁尚也
高幹密遣兵謀襲鄴行逆覺盡誅之以功封列侯

荀氏家傳曰衍字休若或弟三兄或弟四兄諶字友若事
見袁紹傳陳群與孔融論汝穎人物群曰荀文若公達休
若友若仲豫當今並無對衍子紹位至太僕紹子融字伯
雅與王弼鍾會俱知名爲洛陽令參大將軍軍事與弼會
論易老義傳於世諶子閔字仲茂爲太子文學掾時有甲
乙疑論閔與鍾繇王朗袁渙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曰袁
王國士更爲脣齒荀閔勁悍往來銳師真君侯之勍敵左

右之深憂也終黃門侍郎閔從孫惲字景文太子中庶子
亦知名與賈充共定音律又作易集解仲豫名悅朗陵長
儉之少子或從父兄也 張璠漢紀稱悅清虛沈靜善於
著述建安初爲祕書監侍中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
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書大行於世

太祖以女妻或長子惲後稱安陽公主或及攸並貴重皆謙
冲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二年復增或邑千
戶合二千戶

或別傳曰太祖又表曰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
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或議或不聽臣建宜住之便恢進
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大逆覆取其衆此或觀
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爲河北未

易圖也欲南討劉表或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
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
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兗豫利既難要將失本
據或之二策以亡爲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
是以先帝貴指蹤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
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或巍巍之勲乞重平議疇其尸
邑或深辭讓太祖報之曰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前後
謙冲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
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君密謀安衆光顯於孤者
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邪太祖
欲表或爲三公或使葡攸深讓至于十數太祖乃止

太祖將伐劉表問或策安出或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

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會表病死
太祖直趨宛葉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逆降十七年董昭等謂
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諮或或以爲太
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
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或勞
軍于譙因輒留或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太祖
軍至濡須或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謚曰敬侯明年太
祖遂爲魏公矣

魏氏春秋曰太祖饋或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
咸熙二年贈或太尉或別傳曰或自爲尚書令常以書
陳事臨薨皆焚毀之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是時征役
草創制度多所興復或嘗言於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卷之十一
一
臯陶以揆庶績教化征伐並時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
殷猶舉民能善教訓者叔孫通習禮儀於戎旅之間世祖
有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之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今公
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國難方弭六
禮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刃而又兼
立言誠仲尼述作之意顯制度於當時揚名於後世豈不
重哉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以稽治化於事未竣宜集天
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
以一聖真並隆禮學漸敦教化則王道兩濟或曰容與太
大祖論治道如此之類甚衆太祖常嘉納之或曰行周備非
大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爲儀表海內或曰咸宗焉
司馬宣王常稱書傳遠事吾自耳目所從或曰遠百數十

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前後所舉者命世大才邦
邑則荀攸鍾繇陳羣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
郝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爲卿相以十
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
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荀攸後爲魏尚書令亦
推賢進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
鍾繇以爲顏子旣沒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彧然或問
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顏子自以不及可得聞乎曰夫明
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荀
君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
不遠邪 獻帝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
殺董承帝方爲報怨完得書以示彧彧惡之久隱而不言

完以示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陰爲之備或後恐
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
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以配上吾以微功見錄位爲宰相
豈復賴女寵乎或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常與父書言
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或陽驚曰昔
已嘗爲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或又驚曰誠
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之念故不
言爾太祖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或無對謝闕而已太祖
以此恨或而外舍容之故世莫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
議或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及齎爾書犒軍飲饗禮畢或
留請問太祖知或欲言封事揖而遣之或遂不得言或卒
於壽春壽春亡者告孫權言太祖使或殺伏后或不從故

自殺權以露布於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未已
臣松之案獻帝春秋云或欲發伏后事而求使至鄴而方
誣太祖云昔已嘗言言既無徵迴託以官渡之虞俛仰之
間辭情頓屈雖在庸人猶不至此何以玷累賢哲哉凡諸
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謂以吾儕之言而厚誣君子者矣袁
曄虛罔之類此最爲甚也

子惲嗣侯官至虎賁中郎將初文帝與平原侯植並有擬論
文帝曲禮事或及或卒惲又與植善而與夏侯尚不穆文帝
深恨惲惲早卒子翽翼音以外甥故猶寵待惲弟侯御史
中丞侯弟詵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名早卒

荀氏家傳曰惲字長倩侯字叔倩詵字曼倩侯子寓字景
伯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京邑仕晉位至

尚書名見顯著子羽嗣位至尚書

詵弟顓咸熙中爲司空

晉陽秋曰顓字景倩幼爲姊夫陳羣所異博學洽聞意思
慎密司馬宣王見顓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
曜卿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顓佐命晉室位至太尉封臨
淮康公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顓弟粲字奉倩何
幼爲粲傳曰粲字奉倩粲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粲獨好
言道常以爲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
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粲兄侯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
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爲不可得而聞見哉粲
荅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
非通于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

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及當時能言者不
能屈也又論父或不如從兄攸或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
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粲以此言善攸諸兄怒而
不能迴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
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
懷爲二家騎驛頃之粲與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謂嘏玄曰
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盛功
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粲曰功名者
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
我以能使子等爲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爲也粲常以婦人
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
粲於是娉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

殯傳嘏往嘑粲粲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
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
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然未可謂之易遇痛
悼不能已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
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
士也哭之感動路人

暉子麒麟爲散騎常侍進爵廣陽鄉侯年三十薨子頽嗣

荀氏家傳曰頽字溫伯爲羽林右監早卒頽子崧字景猷
晉陽秋稱崧少有志操雅好文學孝義和愛在朝恪勤位
至左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崧子羨字令則清和有
才尚公主少歷顯位年二十八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
史假節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在任十年遇疾解職卒

於家追贈驃騎將軍羨孫伯子今御史中丞也

冀官至中領軍薨謚曰貞侯追贈驃騎將軍子愷嗣冀妻司
馬景王文王之妹也二王皆與親善咸熙中開建五等冀以
著勲前朝改封愷南頓子

荀氏家傳曰愷晉武帝時爲侍中于寶晉紀曰武帝使
侍中荀顗和嶠俱至東宮觀察太子顗還稱太子德識進
茂而嶠云聖質如初孫盛曰遣荀勗其餘語則同臣松
之案和嶠爲侍中荀顗亡沒久矣荀勗位亞合司不與嶠
同班無緣方稱侍中二書所云皆爲非也考其時位愷寔
當之愷位至征西大將軍愷兄愷少府弟悝護軍將軍追
贈車騎大將軍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

荀氏家傳曰曇字元智兄昱字伯脩張璠漢紀稱昱曇並
傑俊有殊才昱與李膺王暢杜密等號爲八俊位至沛相
攸父彞州從事彞於或爲從祖兄弟
攸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
衢曰此更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衢寤乃推問果殺人亡命
由是異之

魏書曰攸年七八歲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戲常
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曰荀氏家
傳曰衢子祈字伯旗與族父愔俱著名祈與孔融論肉刑
愔與孔融論聖人優劣並在融集祈位至濟陰太守愔後
徵有道至丞相祭酒

何進秉政徵海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拜黃門侍郎董
卓之亂關東兵起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鄭泰何顥侍中种
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皆怨之
雖資彊兵實一匹夫耳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散函
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顥收繫
獄顥憂懼自殺

張璠漢紀曰顥字伯求少與郭泰賈彪等遊學洛陽泰等
與同風好顯顯名太學於是中朝名臣太傅陳番司隸李
膺等皆深接之及黨事起顥亦名在其中乃變名姓亡匿
汝南間所至皆交結其豪桀顥旣奇太祖而知荀彧袁紹
慕之與爲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夫多遇黨難顥常歲
再三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爲諸窮窘之士解釋患禍而袁
術亦豪俠與紹爭名顥未常造術術深恨之 漢末名士

錄曰術常於衆坐數顯三罪曰王德彌先覺雋老名德高亮而伯求踈之是一罪也許子遠凶淫之人性行不純而伯求親之是二罪也郭賈寒窶無他資業而伯求肥馬輕裘光曜道路是三罪也陶丘洪曰王德彌大賢而短於濟時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不憚濡足伯求舉善則以德彌爲首濟難則以子遠爲宗且伯求嘗爲虞偉高手刃復仇義名奮發其怨家積財巨萬文馬百駟而欲使伯求羸牛疲馬頓伏道路此爲披其胷而假仇敵之刃也術意猶不平後與南陽宗承會於闕下術發怒曰何伯求凶德也吾當殺之承曰何生英俊之士足下善遇之使延令名於天下術乃止後黨禁除解辟司空府每三府掾屬會議顯策謀有餘議者皆自以爲不及遷北軍中候董卓以爲長史

後荀彧爲尚書令遣人迎叔父司空爽喪使并置顛尸而葬之於爽冢傍

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

魏書云攸使人說卓得免與此不同

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攸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爲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太祖迎天子都許遺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於是徵攸爲汝南太守入爲尚書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爲軍師建安三年從征張繡攸言於太祖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

救太祖不從遂進軍之穰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太祖自宛征呂布

魏書曰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攸以爲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太祖曰善比行布以敗劉備而滅霸等應之

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攸畫策斬顏良語在武紀太祖拔

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說太祖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柰何去之太祖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破之斬其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太祖曰紹運車日暮至其將韓莫銳而輕敵擊可破也

臣松之案諸書韓莫或作韓猛或云韓若未詳孰是

太祖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惰可要擊也衆皆疑唯攸與賈詡勸太祖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太祖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檣降紹遂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七年從討袁譚尚於黎陽明年太祖

方征劉表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將許之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為表彊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構惡此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王不廷前爰克敏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侯十二年下令大論功行封太祖曰忠正密謀撫寧内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增邑四百并前七百戶

魏書曰太祖自柳城還過攸舍稱述攸前後謀謨勞動曰

今天下事略已定矣孤願與賢士大夫共饗其勞昔高祖使張子房自擇邑三萬戶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焉轉為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令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暮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

魏書曰攸姑子辛韜曾問攸說太祖取冀州時事攸曰佐治為袁譚乞降于師自往平之吾何知焉自是韜及内外莫敢復問軍國事也

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彊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疾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

凡畫奇策十二唯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薨故世不得盡聞也

臣松之案攸亡後十六年鍾繇乃卒撰攸奇策亦有何難而年造八十猶云未就遂使攸從征機策之謀不傳於世惜哉

攸從征孫權道薨太祖言則流涕

魏書曰建安十九年攸年五十八計其年大或六歲魏書載太祖令曰孤與荀公達周遊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者又曰荀公達眞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卽其人也傅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答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

黷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其荀令君乎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

長子緝有攸風早沒次子適嗣無子絕黃初中紹封攸孫彪爲陵樹亭侯邑三百戶後轉封丘陽亭侯正始中追謚攸曰敬侯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

九州春秋曰中平元年車騎將軍皇甫嵩旣破黃巾威震天下閻忠時罷信都令說嵩曰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因機以發人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解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

發將何以享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故有高人之功者不受庸主之賞今將軍授鉞於初春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旬月之間神兵電掃攻堅易於折枯摧敵甚於湯雪七州席卷屠三十六萬方夷黃巾之師除邪害之患或封戶刻石南向以報德威震本朝風馳海外是以羣雄迴首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於將軍者身建高人之功北面以事庸主將何以圖安嵩曰心不忘忠何爲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殮之遇而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忠忽鼎峙之勢利劍已揣其喉乃歎息而悔所以見烹於兒女也今主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麾可以振風雲叱咤足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頽崇恩以綏前附振武以臨後服徵異方之

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震響於後蹈蹟漳河飲馬孟津舉天網以網羅京都誅闖官之罪除羣怨之積忿解久危之倒懸如此則攻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兒童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子可使其褰裳以用命況厲智能之士因迅風之勢則大功不足合八方不足同也功業已就天下已順乃燎于上帝告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以制移神器於已家推亡漢以定祚實神機之至決風發之良時也夫木朽不彫世衰難佐將軍雖欲委忠難佐之朝彫畫朽敗之木猶逆坂而走丸必不可也方今權宦羣居同惡如市主上不自由詔命出左右如有至聰不察機事不先必嬰後悔亦無及矣嵩不從忠乃亡去 英雄記曰涼州賊王國等起兵共劫忠爲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

軍忠感慨發病而死
 察孝廉為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
 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
 尉段熲昔為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
 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詡實非段甥權以濟事咸此類也董
 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為平津都尉遷討虜校尉卓塔中
 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又死眾恐懼校尉李傕郭
 汜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
 州人而諸君棄眾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眾而西
 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
 下若不濟走未後也眾以為然傕乃西攻長安語在卓傳
 臣松之以為傳稱仁人之言其利博哉然則不仁之言理

必反是夫仁功難著而亂源易成是故有禍機一發而殃
 流百世者矣當是時元惡既梟天地始開致使厲階重結
 大梗毀流邦國遭殄悴之哀黎民嬰周餘之酷豈不由賈
 詡片言乎詡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亂未有如此之甚
 後詡為左馮翊傕等欲以功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
 有固辭不受又以為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
 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昧於榮利奈國朝
 何乃更拜詡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傕等親而憚之
 獻帝記曰郭汜樊稠與傕平相違戾欲鬪者數矣詡輒以
 道理責之頗受詡言 魏書曰詡典選舉多選舊名以為
 令僕論者以此多詡

會毋喪去官拜光祿大夫傕汜等鬪長安中

獻帝記曰：「惟等與詡議迎天子，置其營中。詡曰：『不可。脅天子非義也。』惟不聽。張繡謂詡曰：『此中不可。』又處君胡不去。詡曰：『吾受國恩，義不可背。卿自行，我不能也。』惟復請詡爲宣義將軍。」

獻帝記曰：「惟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絲與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闕省門，曰：『天子在中。』」
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詡爲之方計。詡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寶。於是皆引去。惟由此衰弱。

惟等和出天子，祐護大臣，詡有力焉。

獻帝記曰：「天子既東，而李惟來追王師，敗績。司徒趙溫、太常王偉、衛尉周忠、司隸榮邵皆爲惟所嫌，欲殺之。詡謂惟

曰：「此皆天子大臣，卿柰何害之？」惟乃止。

天子既出，詡上還印綬。是時將軍段熲屯華陰。

典略稱：熲在華陰時，脩農事，不虜略。天子東還，熲迎道貢

遺周急。獻帝記曰：「後以熲爲大鴻臚，光祿大夫，建安十四年以壽終。」

與詡同郡，遂去。惟託熲，詡素知名，爲熲軍所望。熲內恐其見

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陰結繡。繡

遣人迎詡，詡將行。或謂詡曰：「熲待君厚矣，君安去之？」詡曰：「熲

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爲所圖。我去必喜，又

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

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熲果善視其家。詡說繡與

劉表連和。

傳子曰詡南見劉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
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爲也

太祖比征之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追
必敗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
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柰何復追詡曰兵
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
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
曰必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
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
旣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
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
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太

祖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
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
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
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與曹爲讐從之如何詡曰
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
彊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
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
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衆歸太祖太祖見之喜
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詡爲執金吾封都亭
侯遷冀州牧冀州未平留參司空軍事袁紹圍太祖於官渡
太祖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
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

機須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
之紹軍大潰河北平太祖領冀州牧徒詡爲太中大夫建安
十三年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
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旣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
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
遂無利

臣松之以爲詡之此謀未合當時之宜于時韓馬之徒尚
狼顧關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懷吳會亦已明矣彼
荊州者孫劉之所必爭也荆人服劉主之雄姿憚孫權之
武略爲日旣久誠非曹氏諸將所能抗禦故曹仁守江陵
敗不旋踵何撫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將此旣新平江漢
威懾楊越資劉表水戰之具藉荆楚檝權之手實震蕩之

良會廓定之大機不乘此取吳將安俟哉至於赤壁之敗
蓋有運數寔由疾疫大興以損凌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
焚如之勢天實爲之豈人事哉然則魏武之東下非失筭
也詡之此規爲無當矣魏武後克平張魯蜀中一日數十
驚劉備雖斬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劉曄之計以失席卷之
會斤石旣差悔無所及卽亦此事之類也世咸謂劉計爲
是卽愈見賈言之非也

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
詡以爲可僞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太祖曰解一
承用詡謀語在武紀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時文帝爲五官
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
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孩

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荅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卽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表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文帝卽位以詡爲太尉

魏略曰文帝得詡之對太祖故卽位首登上司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其人於勗荅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爲三公孫權笑之

進爵魏壽鄉侯增邑三百并前八百戶又分邑二百封小子訪爲列侯以長子穆爲駙馬都尉帝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

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緩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最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爲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詡年七十七薨謚曰肅侯子穆嗣歷位郡守穆薨子模嗣

世語曰模晉惠帝時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模子胤胤弟龕從弟疋皆至大官並顯於晉也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也

世之論者多譏或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或之
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疚焉陳氏此評
蓋亦同乎世識臣松之以爲斯言之作誠未得其遠大
者也或豈不知魏武之志氣非衰漢之貞臣哉良以于時
王道旣微橫流已及雄豪虎視人懷異心不有撥亂之資
杖順之略則漢室之亡忽諸黔首之類歿矣夫欲翼讚時
英一匡屯運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是故經綸急病若救
身首用能動于嶮中至于大亨蒼生蒙舟船之接劉宗延
二紀之祚豈非荀生之本圖仁恕之遠致乎及至霸業旣
隆翦漢迹著然後亡身殉節以申素情全大正於當年布
誠心於百代可謂任重道遠志行義立謂之未充其殆誣
歟

荀攸賈詡庶乎筭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歟

臣松之以爲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
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餘無所
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魏氏如詡之儔其比幸多詡不
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並列失其類矣且攸詡之爲人其
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今荀賈之評共
同一稱尤失區別之宜也

五月四日

正月初三日午

前校完此卷

夢禎

荀勗新攷賈詡傳第十

魏書國志十之亞燧



